

十三經注疏

2713
476
70



門 18
疏
卷

波
18
70

學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九

所錄文
有拘那
回回
回回

儒行第四十一

陸曰行音下孟反鄭云以其記有道
德之所行儒之言優也和也言能安人

能服人也此注云儒行之作
蓋孔子自衛初反魯之時也
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
所行也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
王之道能濡其身此於別錄屬通論案下文云儒有過失可
微辨而不可面數搏猛引重不程勇力此皆剛猛得為儒者
但儒行不同或以遜讓為儒或以剛猛為儒其與人交接常
能優柔故
以儒表名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哀

館孔子見其服與士大夫異又與庶人
不同疑為儒服而問之。服與音餘

孔子對曰丘少

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

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禮記卷五十九

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
孔子生魯長而之宋而冠焉宋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
冠長所居之冠是之謂鄉言不知儒服非哀公意不在於儒
乃今問其服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袼尺二寸。少詩照反
注同衣於既反注所衣也衣少所居同逢掖上如字下音亦
長丁丈反注同冠章古亂反注而冠長所居同章甫殷冠也
單衣本亦作禪
音丹祛去居反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

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

也 遽猶卒也物猶事也留久也僕大僕也君燕朝則正位
掌擯相更之者為久將倦使之相代。行下孟反下力

行同遽其據反急也數色主反下同更古衡反代也注同一
音加孟反卒七忽反大音泰朝直遙反擯必慎反相息亮反
為于偽反下 哀公命席 為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
為孔子同 適其臣升自阼階所在如主

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
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

有如此者

席猶鋪陳也鋪陳往古堯舜之善道以待見
問也大問曰聘舉見舉用也取進取位也。

強居兩反又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
如字下同 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

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中中
間謂

不嚴厲也如慢如偽言之不幅恒也如威如愧如有所畏。
慢音慢易以歧反下險易同粥徐本作鬻章六反卑謙貌一
音羊六反幅普力反一音逼謂幅恒也恒丹達反驚恒也本或作恨者非 儒有居處齊難

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
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

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齊
難

齊莊可畏難也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遠鬪訟。齊側皆
反注同難乃旦反注同行皇如字舊下孟反夏戶嫁反為于

偽反處昌慮反遠于萬反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

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

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

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

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祈猶求也立義以為土地積子賜反又如字易以豉反又如字畜許六反見賢遍反近

以義自居也難畜難以非義久留也勞猶事也積或為貨積子賜反又如字易以豉反又如字畜許六反見賢遍反近

附近之近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

不虧其義劫之以眾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

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

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

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淹謂浸漬之劫劫脅也沮

謂恐怖之也鷙蟲猛鳥猛獸也字從鳥鷙省聲也程猶量也

重鼎大鼎也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當之則往也雖

有負者後不悔也其所未見亦不豫備平行自若也不再猶

不更也不極不問所從出也不斷其威常可畏也不習其謀

口及則言不豫其說而順也斷或為繼。淹於廉反樂五孝

反又音岳好呼報反劫居業反沮在呂反注同鷙與摯同音

至攫俱縛反一音九碧反博音搏程音呈斷音短直卯反絕

也又丁亂反注同浸子鳩反漬才賜反脅許劫反恐曲勇反

怖普路反省所景反量音疏魯哀公問於孔子者言夫子

亮又音良下同更居孟反疏自衛反魯哀公館於孔子問

以儒行之事記者錄之以為儒行之篇孔子說儒凡十七條

其從上以來至下十五條皆明賢人之儒其第十六條明聖

人之儒包上十五條賢人儒也其十七條之儒是夫子自謂

也今此一節明哀公至孔子之家見孔子衣服之異疑其儒

服遂問儒行為孔子命席方說儒行之事也。君子之學也

博者言徧知今古之事也。其服也鄉者其冠服須依所居

以此言非之。注逢猶至二寸。正義曰謂逢猶盛大之貌。詩云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是逢為盛大之貌也。云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者掖謂肘掖之所寬大故云大袂禪衣也。禮大夫以上其服侈袂鄭注司服云侈之者半而益一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朝祭之服必表裏不禪也。孔子若依尋常侈袂服則哀公無由怪之。以其大袂禪衣異於士大夫常服故問之云非哀公意不在於儒者。今若在儒孔子新來則應問以儒行今乃問其服是意欲侮戲夫子故下文云不敢以儒為戲明此時意以為戲也。云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者庶人無朝祭之事故知禪衣袂二尺二寸云。祛尺二寸者玉藻文言深衣之制如此。今夫子著禪衣與庶人同其袂大與庶人異故謂衣為逢掖也。則此大袂深衣也。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言夫子生於魯長於宋魯有大袂禪衣宋有章甫之冠故知大袂之衣是少所居之服也。章甫之冠是長所居之冠案曲禮云去國三世唯與之日從新國之法孔子曾祖防叔防叔禮木金木金生伯夏伯夏生梁紇梁紇生孔子曾祖防叔防叔至孔子五出應從魯冠而猶若殷章甫冠者以立為制法之主故有異於人所行之事多川殷禮不與尋常同也。且曲禮從新國之法祇謂禮儀法用未必衣服盡從也。禮臣朝於君應著朝服而著常服者時孔子自衛新還哀公館之非是常朝故

衣冠異也。遽數之不能終其物者遽卒也。數說也。終盡也。物事也。孔子答言儒行深遠非可造次若急而說則不能盡也。也。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者留久也。若委細悉說之則乃大久也。更僕者更代也。僕大僕也。君燕朝則大僕正位掌攬相也。言若委細悉說之則大久僕侍疲倦宜更代之未可終也。若不代僕則事未可盡也。哀公命席者哀公既聞孔子所答稱儒行不敢造次而盡故命掌筵者為夫子布席也。故注云為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臣升自階所在如主。孔子侍者此一經明孔子侍坐於哀公說儒行也。珍謂美善之道。言儒能鋪陳上古堯舜美善之道以待君上聘召也。盧云儒是侍坐席之珍可重也。此經論儒者白學修飾立身之事不應直云席上之珍可重故鄭不從也。力有如此者謂自修立已身有如此行在之上諸事也。儒者衣冠中者此明儒者容貌之中間不嚴勵自異也。動作慎者謂舉動與作恒謹慎也。其大讓如慢謂有人以大物與已已之讓此大物之時辭貌寬緩如傲慢然。小讓如偽者言讓其小物如似詐偽亦謂寬緩不急切也。言儒不以利動也。大

則如威者言有大事之時形貌則如似有所畏懼也。小則如愧者言行小事之時則如似有所慙愧如威如愧皆謂重慎自貶損。粥粥若無能也者粥粥是柔弱專愚之貌言形貌粥粥然如無所能也。注中中至所畏。正義曰中中間者言儒者衣冠在常人中間則孔子逢掖之衣是也云如慢如偽言之不悞也者悞謂急促之意言語之時不悞也切急如似慢然如似偽然慶氏云讓大物不受拒於人急如似傲慢讓小物之時初讓後受如似偽然與注意不合非鄭旨也。儒有居處齊難者凡所居處容貌齊莊可畏難也貌既如此事。居處齊難者凡所居處容貌齊莊可畏難也。君子行道路不與人爭平易之地而避險阻以利已也。冬夏不爭陰陽之和者冬溫夏涼是陰陽之和處冬日暖處則暄夏日陰處則涼此並為世人所競唯儒者讓而不爭也故注云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遠鬪訟也。愛其死以有待也者此解不爭也言愛死以待明時養其身以有為也者言養身為行道德也。其豫備有如此者言儒者先行善道豫防患害有如此在諸事上也。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者此解經明儒者懷忠信仁義之事也。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者言儒懷忠信仁義以與人交不貪金玉利祿以與人

競人則親而近之。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者言儒者祈土之福以義自居故云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者積聚財物也儒以多學文章技藝為富不求財積以利其身也。難得而易祿也非道之世則不仕是難得也先事後食是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者無義則去是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者非時謂非明時則不見是難畜也。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者君有義而與之合無義則去是難畜也。其近人有如此者言儒者親近於人有如此在上之諸事也。儒有委之以貨財者此明儒者之行有異於眾挺特而立不與同羣之事。儒有委之以貨財謂多以貨財委之樂好者言儒者之行人或委聚之以貨財謂多以貨財委之淹之以樂好謂他人淹漬之以愛樂華好之事言以愛樂玩好浸漬之也。見利不虧其義者謂儒者執持操行雖見貨財樂好之利不虧損己之義事苟且而愛也。劫之以眾沮之以兵者謂他人劫脅以軍眾沮恐之以兵刃也。見死不更其守者言儒者雖見劫見沮以致於死終不更改其所守之志而苟從之免死也。鷙蟲攫搏不程量武勇堪當以否遇即行也。引猛之蟲則身自攫搏不程量武勇堪當以否遇即行也。引重鼎不程其力者言引重鼎不豫前商量已力堪引以否言見則引之此攫搏引鼎喻艱難之事言儒者見艱難之事遇

則行之不豫度量也此實暴虎之事而得為儒者孔子此言
雖託儒為事其實自述也若春秋夾谷之會孔子欲斬齊之
優儒是也案定十年公與齊侯會於夾谷之地於時孔子為
都禮之事齊人欲劫辱魯君孔子使人拒之而又齊人之樂
併優及侏儒者於魯幕下弄魯君孔子命誅之斷其手足異
門而出齊侯不敢輕魯遂汶陽之田及所侵之地並歸於魯
是夫子之功儒者亦有勇不避艱難引之者言儒者有勇
往者不悔者言儒者有往過之事雖有敗負不如其意亦不
追悔也○來者不豫者謂將來之事其所未見亦不豫前防
備言已往及未來平行自若也○過言不再者再更也言儒
者有愆過之言不再為之○流言不極者極謂窮極若聞流
傳之言不窮其根本所從出處也言儒者識慮深遠聞之則
解故不窮極其所出也○不斷其威者斷絕也言儒者不覲
絕其威嚴容止常可畏也○不習其謀者逢事則謀不豫習
也○其特立有如此者言餘人不能唯儒者獨能特立有如
此之行也○注淹謂至順也○正義曰淹謂浸漬之也言樂
好之事民之所嗜易以溺人云淹之樂好故知淹為浸漬也
云沮謂恐怖之也以沮謂敗壞於人是恐怖之也俗本沮或
為阻字謂阻難之事云鷲蟲猛鳥猛獸也者蟲是鳥獸通名
故為猛鳥猛獸云字從鳥鷲省聲也者言鷲蟲既是猛鳥猛

獸但獸擊從執下著手鳥鷲從執下著鳥今鷲包兩義以獸
鷲從鳥故云省也執下著鳥執下著手俱是鷲聲故云聲也
但以脚取之謂之攫以翼擊之謂之搏云雖有負者亦不悔
也者身行往過之事雖有負敗不追悔也云平行自若者若
如也言雖有負敗及未見之事不恥愧憂慮但平常而行志
意自如也云不習其謀口及則言不豫其說而順也者口及
則言謂口及其事則言論謀度之不豫前備其言說而順從所謀之也

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

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

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疏 儒有至此者○此明儒有剛毅

也○溽音辱數所具反

言儒者性既剛毅故居處不傾邪也○飲食不溽者溽之言

剛毅有如此者言儒者其

剛強嚴毅有如此諸事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

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

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甲鎧冑兜鍪也干櫓

又反櫓音魯載音戴本亦作戴鎧開代反兜丁疏信至此

者○此明儒者自立之事也○忠信以為甲冑注云甲鎧冑

兜鍪也干櫓小槓也大盾也甲冑干櫓所以禦其患難儒者

以忠信禮義亦禦其患難謂有忠信禮義則人不敢侵侮也

○戴仁而行仁之盛○抱義而處義不離身○雖有暴政不

更其所者更改也不改其志操迥然自成立也○雖與前自

立文同其意異於上也其自立有如此者初第一儒言自立

者謂強學力行而自修立也此儒有一畝之宮環堵

之室簞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

食上荅之不敢以疑上不荅不敢以詔其仕

有如此者言貧窮屈道仕為小官也宮為牆垣也環堵

面一堵也五版為堵五堵為雉簞門荆竹織

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為之如圭矣并日而食二日用一

日食也上荅之謂君應用其言○堵音覲方丈為堵簞徐音

畢杜預云柴門也圭窬徐音豆說文云穿木戶也郭璞玉蒼

解詰云門旁小窬也音與左傳作竇杜預云圭窬小戶也上

銳下方狀如圭形也蓬步紅反蓬戶以蓬為戶也甕鳥貢反

牖音酉以甕為牖并必政反注同日而一反詔本又作調勅

檢反穿音川疏儒有一畝之宮至此者○此明儒者仕宦

應應對之應疏能自執其操也儒有一畝之宮者一畝謂

徑一步長百步為畝若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為宅

也牆方六丈故云一畝之宮宮謂牆垣也環堵之室者環謂

周迴也東西南北唯一堵○簞門圭窬簞門謂以荆竹織門

也杜氏云柴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為之如圭矣故云圭

窬說文云穿木為戶左傳作竇謂門旁小戶也上銳下方狀

如圭也○蓬戶甕牖者謂牖圓如甕口也又云以蓬塞門謂之

蓬戶甕牖者謂牖圓如甕口也又云以蓬塞門謂之

衣而出者王云更相衣而後可以出如王之意是合家共一

衣故言出更著之也○并日而食者謂不日得食或三日

二日并得一日之食故注云二日用一日食也○上荅之不

敢以疑者上君也荅之謂已有言語君應荅而用之不敢以

猜疑於君上也言儒者仕官盡忠。上不答不敢以諂者已
有言語而君不用及不見使則已宜靜默不敢諂媚求進也
○注貧窮至為雉。正義曰貧窮屈道仕為小官也者以經
云其仕有如此者是仕官之人今乃筆門圭窬仕為小官儒
有大德而仕小官故知貧窮屈道也云五版為堵五堵為雉
者定十二年公羊傳文引之者證堵之大小高一丈長三丈
雉為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
以為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
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
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
其憂思有如此者稽猶合也古與合則不合於今
人也援猶引也取也推猶進也舉
也危欲毀害之也起居猶舉事動作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
字也猶圖也信或為身稽古矣反注同楷苦駭反法式也
援音表注下同推昌誰反注同讒仕咸反比毗
悲反徐扶至反信依注為伸音申思息嗣反
疏 儒有今

者。○此明儒者雖身不居明代猶能憂思愛及於人之事也
○今人與居古人與稽者言儒與今世小人共居住與古人
之君子意合同也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者楷法式也言儒
者行事以為後世楷模法式。○適弗逢世者適之也謂已之
生於澆薄之時不逢明世也。○上弗援者援引也取也既不
逢明時又不為君上之所引取也。○下弗推者下謂民人也
謂進舉也言身在下不遇之時又不為民下所薦舉也。○讒
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危謂毀害也既不為君所引又不
為民所薦唯讒諂之民其羣黨連比共危亡已者也身可
危也而志不可奪也者言身乃可危而心志不可變奪也故
論語云守死善道是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者起居猶舉
動也竟終也信讀為伸雖比黨之民共危已而行事舉動猶
能終伸我已之志操不變易也。○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者
猶圖也身雖不遇其世所圖謀不忘百姓之所憂病也言常
念之也其憂思有如此謂儒者身雖不遇猶能憂思於人有
如在上之事也。○注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正義曰
此是信字義當如舒伸之伸但古之字皆假借此信字以為
屈伸之伸也。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

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舉賢而容

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不窮不止也幽居謂獨處

時也上通謂仕道達於君也既仕則不困於道德不足也忠信之美美忠信者也優游之法法和柔者也毀方而瓦合去已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必瓦合者亦君子為道不遠人。行下孟反上時掌反又如字注同裕羊樹反去起呂反遠于萬反
疏 儒有博學至此者。此明儒有寬裕之事。○又如字 博學而不窮者謂廣博學問而不窮止。○篤行而不倦者篤猶純也又有純壹之行而行之不疲倦也。○幽居而不淫者幽居謂未仕獨處也淫謂傾邪也君子雖復隱處常自脩整不傾邪也。○上通而不困者上通謂身得通達於君有道德被用也不困謂既在其位必行其正使德位相稱不為困弊不足也以儒德之備也。○禮之以和為貴者禮以體別為理人用之當患於貴賤有隔尊卑不親儒者用之則貴賤有禮而無間隔故云以和為貴也。○忠信之美者見人有忠信則已美之。○優游之法者優柔者和柔也見人和軟則已法之。○慕賢而容衆者以見賢思齊是慕賢也汎愛一切是容衆也。○毀方而瓦合者方謂物之方正有圭角

鋒銚也瓦合謂瓦器破而相合也言儒者身雖方正毀屈已之方正下同瓦經如破去圭角與瓦器相合也。○注不窮至遠人。○正義曰不窮不止也者恐為困窮故云不止謂不窮已云幽居謂獨處時也者既未仕對已仕者為獨處也云去已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者圭角謂圭之鋒銚有楞角言儒者身恒方正若物有圭角不欲異衆過甚去其大圭角言猶有小圭角也下與衆人小合儒者不與衆人之合亦於細碎小事而相合也則大義之事不皆合也云必瓦合者亦君子為道不遠人者言儒者必須瓦合為屈已同凡亦是君子為道不遠離於人與常人小合若破圭角與瓦之相合故云不遠人也皇氏云毀已之圭角與瓦礫而相合義亦通也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

能有如此者

君得其志者君所欲為賢臣成之。○辟音避下同怨於元反又於願反推賢而進達

之舊至此絕句皇

疏 儒有內稱至此者。○此明儒者舉賢以達之連下為句。○能之事。○儒有內稱不避親者稱舉

也不辟親舉人以理若祁奚舉子祁午是不辟親。外舉不辟怨者若祁奚舉讎人解狐也。按襄三年左傳云祁奚請老致仕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稱其讎不為詔立其子不為比但審知其賢故不辟也。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舊至此絕句皇氏以達之連下為句言儒者欲舉人之時必程效其功積累其事知其事堪可乃推而進達之不安舉人也。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賢人於君不求望其報也。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者君得其志者謂君任此儒者輔助其君使君得其志意所欲皆成此儒者推賢達士無所求為唯苟在利益國家不於身上自求富貴也。其舉賢援能有如此在諸事也。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疏

同類之屬前經舉賢援能謂疏遠者舉如字徐音據

此經任舉謂親近者也。爵位相先也者相先謂相讓言儒者見爵位之事必先相推讓於朋友也。患難相死也儒者有患難相為致死也久相待也者謂朋友久在下位不升已則待之而乃進也。遠相致也者謂已得明君而仕朋友在小國不同得志則遠相招致其仕明君也。其任舉有如此者謂朋友更相委任舉薦有如此在上諸事。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麤猶疏也微也君不觀色緣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之又必舒而脫焉已為之疾則君納之速君納之速怪妬所由生也不臨深而為高臨衆不以已位尊自振貴也不加少而為多謀事不以已小勝自矜大也世治不輕不以賢者並衆不自重愛也世亂不沮不以道衰廢壞已志也。澡音早靜如字徐本作諍音爭麤本又作麤七奴反翹祁鏡反治直吏反注同沮徐在呂反注

同行不孟反注及下注同又如字脫並
吐外反妬丁路反壞乎怪反又音怪
殊異於人特立獨行之事。澡身而浴德者澡身謂能潔潔者
其身不染濁也浴德謂沐浴於德以德自清也。陳言而伏
者謂陳設其言而伏聽君命也。靜而正之者謂靜退自居
而尋常守正不傾躁也。上弗知也謂已有善言正行君上所
不知。羸而翹者羸疏也翹起發也言儒者事君已有善言
正行君上既不知當伺候君上顏色因緣有事微疏而起發
之令君上得知也。又不急為也者謂起發之時不急速而
為之也。不臨深而為高者地既高矣不臨此衆人深下之
處更增高大猶言不臨此衆人卑賤處而自尊顯也。又臨衆
人者謂己有位高尊而自振貴言儒者卑以自牧不加少而為
多者謂己有謀事少勝不加增少勝自以為多以矜大也。世
治不輕者世治之時雖與羣賢並處不自輕也言常自重愛
也。世亂不沮者沮猶廢壞也言世亂之時道雖不行亦不沮
壞已之本志也。同弗與者言儒之仕彼位雖與齊同者行
不是善則不與之相親合也。異弗非也謂彼人與己之疏
異所為是善則不非毀之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言獨
能特立獨有此行如此所云之事也。前第五儒既明特立此
又云特立獨行者前云特立但明一身勇武不論行之所為

此經所云非但身所特立又獨有此行為獨行故更言特立
也。注羸猶至志也。正義曰羸猶疏也微也君不知己有
善言正行者釋經文上不知也云則觀色緣事而微翹發其
意使知之者釋經文上不知也云則觀色緣事而微翹發其
疾則君納之速君納之速怪妬所由生也者釋經文上不知
也若納已言速疾則被衆人所怪妬所由生也云世治不輕
不以賢者並衆不自重愛也者言凡人之情見衆人無知已
之獨賢則盡心用力若衆人皆賢或自替廢儒者不以如此
恒自重
愛也
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
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
此者
強毅以與人彼來辨言行而不正不苟屈以順之也
博學以知服不用己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
雖分國如錙銖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八兩曰
錙。近附近之近砥音脂又音旨厲力世反分如字錙側其
反說文云六銖音殊說文音智
疏
此明儒者志操規為之事
云權分十黍之重賢知音智

○上不臣天子伯夷叔齊是也下不事諸侯長沮桀溺是也
○慎靜而寬者既慎而靜所尚寬緩也強毅以與人者若有
人與已辨言而行而彼人道不正則已不荀屈從之是用剛毅
以與人也○博學以知服者謂廣博學問猶知服畏先代賢
人言不以已之博學凌奪前賢也○近文章砥厲廉隅者言
儒者習近文章以自磨厲使成已廉隅也○雖分國如錙銖
者言君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不貴重也不臣不仕
者謂不與人為臣不求仕官但自規度所為之事而行故云
其規為有如此者也○注強毅至曰錙○正義曰強毅以與
人彼來辨言而行而不正不荀屈以順之也者解經強毅以與
人之事謂彼人來至與已辨爭言而行而彼人為道不正已則
不荀且屈撓以順從之云不用已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
言也者解經博學以知服謂不用已之所知勝於先世賢知
者之所言服從之也云八兩曰錙者案筭法十黍為參十參
為銖二十四銖為兩八兩為錙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

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
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

者同方同術等志行也聞流言不信其友所行如毀
立嫁反厭於豔反行皇音衡又下孟反本方絕句音岳下
立義絕句志行下孟反下注儒行同謗補浪反合志
至此者○此明儒者與人交友之事○合志同方者方猶法
也言儒者與交友合齊志意而同於法則也○營道同術者
謂經營道藝同齊於術同術則同方也但合志同方據所懷
志意也營道同術據所習道藝也○並立則樂者謂與知友
並齊而立俱同仕官則歡樂也○相下不厭者謂遷相卑下
不厭賤也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者雖有朋友久不相見聞
流謗之言欲譖毀朋友則已不信其言也○其行本方立義
者度氏言其行所本必方正所立必存義也○同而進不同
而退者謂朋友所為與已同則進而從之若不與已同則退
而避之其交友有如此者言其結交為朋友有如此在上諸
事也自此以上凡有十五儒言其結交之事亦有前後垂異者此
上經云不臣不仕第一儒云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
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則有仕官之志也第十儒
云寬裕第六儒云剛毅與寬裕亦別也第三儒云愛其死養
其身備豫禍患第五儒云劫之以眾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
守亦不同也如此儒之垂遠上下不一略舉一二言也所以

如此不同者言儒包百行事非一揆量事制宜隨機而發當其剛毅之節則守死不移論其營養之道則寬而容眾逢有道之世則進而事君遇無道之時則退而不仕且賢有優為儒有大小大儒則理包百行小儒則或偏守一邊所以尚書臯陶九德不一德多則為天子諸侯德少則為大夫温良者夫卿士苟達於此儒行亦然雖或不同無所怪也

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此兼上十有五儒蓋聖人之儒行也孔子嫌若斥已假仁以為說仁聖之次也。孫音遜接似輒反又如字分疏温良者仁之本至方云反徐扶問反施始鼓反斥音尺此者。此明聖人之儒兼上十五儒之行亦是孔子嫌其斥已假言仁者之儒以說之。温良者仁之本也者言温良之性是仁之儒行之

本言仁者之儒先從温良而起故云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者亦言仁者之儒以敬慎為地地所以居止萬物仁者之儒亦居止敬慎故云仁之地。寬裕者仁之作也者言儒者之動作必以寬裕故云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言孫辭接物是仁儒之技能。禮節者仁之貌也言禮儀節是仁儒之外貌。言談者仁之文也言語談說是仁儒之文章也歌樂者仁之和也言歌舞喜樂是仁儒之和悅也。分散者仁之施也言分散蓄積而振貧窮是仁儒之恩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言儒者既兼有此行猶尚遜讓不敢自謂已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尊謂恭敬讓謂卑謙謂尊敬於物卑讓於人有此之行也此謂聖人之儒但聖人理極不可為名言仁亞於聖故假仁以論聖人之儒也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恩

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

隕穫困迫失志之貌也充

詘喜失節之貌猶辱也累猶係也閔病也言不為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充或為統閔或為文。隕于敏反獲本又作獲同戶郭反注同詘永勿反注同徐音丘勿反恩胡困反注同累力偽反注同一音力追反

胡篋之事則常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文
子遠止之將止魯人以幣名之孔子乃歸以傳文無館事故
鄭稱蓋以疑之也云不敢以儒為戲當時服者以哀公終竟
不能用孔子故孔子卒哀公誅之傳云生不能用死而誅之
非禮也是終竟輕儒此云不敢
以儒為戲是當時整服非久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九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禮記注疏卷五十九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九

江西南昌府學棊

禮記注疏卷五十九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九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
六十六

儒行第四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節

惠棟云魯哀公節哀公節哀
公命席節儒有衣冠節居處
節不寶金玉節宋本合為一節案宋本與此本同闕
監毛本乃各節提行而疏仍共為一節

席猶鋪陳也鋪陳往古堯舜之善道以待見問也大問曰

聘舉見舉用也取進取位也

惠棟按宋本如此宋監本岳
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
本意補多誤猶鋪二字脫陳
引古本同此本多闕閩監毛
本意補多誤猶鋪二字脫陳
也下衍珍善也三字見問也
大問曰聘舉八字誤聘召懷
忠信之德以待九字

儒有居處齊難

閩監毛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
文云宋板居處上有其字

禮記注疏卷五十九按勘記

沮之以兵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沮之正義云俗本沮或爲阻字考文云古本沮作阻

字從鳥驚省聲也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案驚字有誤郭忠恕佩觿云鄭注儒行驚

從鳥聲省聲據此驚當作驚盧文弨云似當作擊省足利古本驚下有擊字

孔子若依尋常修袂服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服上有之字衛氏集說同

以立爲制法之主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立作止

故有異於人所行之事惠棟按宋本作有異此本有異二字闕閩監毛本有異誤孔子

此明儒者先以善道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者作行

豫防患害惠棟按宋本作害此本害誤中閩監本害作難毛本同豫誤後

此解經明儒者懷忠信仁義之事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解作一山

井鼎云宋板無仁字衛氏集說作此明儒者懷忠信與義之事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此十三字

言儒者所土之富惠棟按宋本作不祈土地之富此本不地二字脫富誤福閩監毛本同

君有義而與之合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而作則

於時孔子爲都禮之事閩監本同毛本時誤是齊召南云都禮當爲相禮

而又齊人之樂併優及侏儒者惠棟按宋本併作作此本誤併閩監毛本作併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節

儒有忠信至此者惠棟按宋本無此七字

干櫓小楯也大楯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上也字

儒有一畝之宮節

宮為牆垣也

惠棟校宋本為作謂岳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此本誤為閩監毛本嘉靖本同

定十二年公羊傳文引之者

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本引字殘闕毛本引誤攷

儒有今人與居節

儒有今人至此者

惠棟校宋本無此七字

下謂民人也謂進舉也

惠棟校宋本人也下有推字此本推字脫閩監毛本同

猶能終伸我已之志操不變易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操作謀衛氏集

說同

儒有博學而不窮節

儒有博學至此者

惠棟校宋本無此七字

又有純壹之行

閩監本同毛本有作以

必行其正使德位相稱

閩監本同毛本正作政

人用之當患於貴賤有隔

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當作嘗

下民瓦經如破去圭角

惠棟校宋本瓦經作瓦細閩本瓦字同經字闕監毛本瓦經作

凡衆案經字誤細字是下所謂細碎小事而相合也。案凡衆是也此釋注文下與衆人小合也

言猶有小圭角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猶作獨

儒者不與衆人之合

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之作大合誤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節

則相致遠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遠作達宋監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亦作達

儒有聞善至此者

惠棟校宋本無此七字

儒有澡身而浴德節

怪妬所由生也

閩監本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怪妬毛本如作妬下疏並同

儒有澡身至此者

惠棟按宋本無此七字

者行不是善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者作若

又獨有此行為獨行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有作行

儒有上不臣天子節

慎靜而尚寬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石經無而字山井鼎云宋板無尚字疏放此

儒有上不臣天子至此者

惠棟按宋本無此十字

凌夸前賢也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夸作跨衛氏集說同

十黍為參十參為銖

閩監毛本同段玉裁按本參改黍

儒有合志同方節

並立則樂

閩監本石經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毛本並作竝岳本同釋文出並立云本亦作竝

儒有合志至此者

惠棟按宋本無此七字

且賢有優為儒有大小

閩本同監本為誤另毛本為作劣

溫良者節

儒皆兼此而有之

閩本石經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監毛本皆誤者衛氏集說同

此兼上十有五儒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無有字宋監本同

溫良至此者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是仁之儒行之本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仁下有者字

讓謂卑謙

惠棟按宋本讓作謙此本謙誤讓閩監毛本同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節

闕本惠棟按宋本岳本嘉靖本同監毛本喜上有歡字衛氏集說宋監本同與

正義合

累猶係也

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係作繫山井鼎云宋板繫作係疏同

哀公就而禮館之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而下有以字宋監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

儒有至曰儒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儒行至時服

惠棟按宋本無時字

案左傳哀十一年冬衛孔文之將攻大叔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

宋本哀下有公字文下有子字

止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

禮記注疏

大學第四十一

陸曰鄭云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

疏

正義曰案鄭目

錄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此於別錄屬通論此大學之篇論學成之事能治其國章明其德於天下却本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為始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

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

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

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明德謂顯明其至德也止猶自處也得謂得事之宜也○大舊音

泰劉直帶反近附近之近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

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

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

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

○其知如字徐音智下致知同致知在格物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此致或為至○格古百反好呼報反○物格而后知至

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

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

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

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

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

至也壹是專行是也○治國治並直吏反下同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

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

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

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

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

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謙讀為慊慊之言厭也厭讀為壓壓閉藏貌也

○毋音無惡惡上烏路反下如字臭昌救反好好上呼報反下如字謙依注讀為慊徐苦簞反聞音閑厭讀為壓烏斬反又烏羣反揜於檢反著張慮反注同肺芳廢反肝音干言厭於琰反一音於涉反○曾子曰十目

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

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嚴乎言可畏敬也胖猶大也三者言有實於內顯見於外

○胖步丹反注及下同見賢遍反○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

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
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
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此心廣體胖之
詩也澳隈崖也

蒙竹猗猗喻美盛斐有文章貌也諠忘也道猶言也恂字或
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民不能忘以其意誠
而德著也○淇音其澳本亦作與於六反本又作喚一音烏
報反蒙音綠猗於宜反斐芳尾反一音匪文章貌嗒七何反
琢丁角反摩本亦作磨末何反爾雅云骨曰切象曰瑳玉曰
琢石曰磨僖下板反又胡板反赫許百反喧本亦作喧況晚
反諠許袁反詩作諠或作暄音同恂依注音峻思
俊反一音思旬反慄利悉反澳於六反隈烏回反詩云於
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

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聖人既有親
賢之德其政

又有樂利於民君子小人各有以思之。於音烏下於緝
熙同戲好胡反徐范音義樂其樂並音岳又音洛注同。康

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

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皆自明明德也克能也顧念也
諟猶正也帝典堯典亦尚書篇

名也峻大也諟或為題。誥古報反大音泰顧諟上音故
本又作頤同下音是峻徐音俊又私俊反題徐徒兮反。湯

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

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

所不用其極

盤銘刻戒於盤也極猶盡也君子日新其
德常盡心力不有餘也。盤步干反銘徐

音真亡
丁反。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

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

所至善事來則知其至於善若惡事來則知其至於惡既能
知至則行善不行惡也。知至而后意誠故能心正也。國治
精誠也。意誠而后心正者意能精誠故能心正也。國治
而后天下平者則上明明德於天下是以自天子至庶人皆
然而也。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者言上從天子下至庶人皆
雖異所行此者專一以脩身爲本上言誠意正心齊家治國
今此獨云脩身爲本者細則雖異其大略皆是脩身也。其
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本亂謂身不脩也未治謂國家治也言
己身既不脩而望家國治者否矣不也言不有此事也。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者此覆說本亂而未
治否矣之事也。譬若與人交接應須敦厚以加於人今所
與彼輕薄欲望所薄之處以輕薄待彼人也其所薄者厚謂已
厚施人人亦厚以報已也若已輕薄施人人亦輕薄報已言
事厚之與薄皆以身爲本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者
本謂身也既以身爲本若能自下至此謂知本廣明誠意之
極也。所謂誠其意者本先須慎其獨也。毋自欺也言欲精
誠其意無自欺誑於身言於身必須誠實也。如惡惡臭者
謂臭穢之氣謂見此惡事人嫌惡之如人嫌臭穢之氣心實

嫌之口不可道矣。如好好色者謂見此善事而愛好之如
以人好色心實好之口不可道矣言誠其意者見彼好惡而心
事當須實好惡之不言而自見不可外貌詐作好惡而內心
實不好惡也皆須誠實矣。此之謂自謙者謙讀如慊慊然
安靜之貌心雖好惡而口不言應自然安靜也見君子而后
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謂小人獨居無所不爲見君子
而後乃厭然閉藏其不善之事宣著所行善事也。人之視
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者言小人爲惡外人視之昭然
明察矣如見肺肝然則何益矣者言小人爲惡外人視之昭然
然明察矣如見肺肝然則何益矣者言小人爲惡外人視之昭然
形於外者言此小人既懷誠實惡事於中心必形見於外不
可揜藏。注謙讀爲慊。正義曰以經義之理言作謙退之
字既無謙退之事故讀爲慊慊不滿之貌故又讀爲厭厭自
安靜也云厭讀爲厭厭爲黑也如爲閉藏貌也。曾子曰十
目所視者此經明君子脩身外人所視不可不誠其意作記
之人引曾子之言以證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者言所指視
者衆也十目謂十人之目十手謂十人之手也。其嚴乎者
既視者及指者皆衆其所畏敬可嚴憚乎。富潤屋德潤身
者言此二句爲喻也言家若富則能潤其屋有金玉又華飾
見於外也。德潤身者謂德能濡潤其身使身有光榮見於

外也。心廣體胖者言內心寬廣則外體胖大言為之於中必形見於外也。故君子必誠其意者以有內見於外。必廣明誠其意之事故引詩言學問自新顏色威儀之事以證誠意之道也。瞻彼淇澳棗竹猗猗者此詩衛風淇澳之篇衛人美武公之德也。澳隈也。棗王芻也。竹篇竹也。視彼淇水之隈曲之內生此棗之與竹猗猗然而茂盛以淇水浸潤故也。言視彼衛朝之內上有武公之身道德茂盛亦蒙康叔之餘烈故也。引之者證誠意之道。有斐君子者有斐然文章之君子學問之益矣。如切如磋者如骨之切如象之磋又能自脩也。如琢如磨者如玉之琢如石之磨也。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者又瑟然顏色矜莊儼然性行寬大赫然顏色盛美喧然威儀宣美斐然文章之君子民皆愛念之終久不可忘也。諠忘也。自此以上詩之本文也。自此以下記者引爾雅而釋之。如切如磋者道學也。者論道其學矣。如琢如磨者自脩也。者謂自脩飾矣。言初習謂之學重習謂之脩。亦謂詩本文互而相通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者恂讀為峻言顏色嚴峻戰慄也。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謂善稱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論道武公盛德至極美善人之愛念不能忘也。注此心至著也。正義曰諠忘

也。釋訓文也。云道猶言也。謂經中道盛德至善恐為道德之道故云道猶言也。云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者以經之恂字他本或作峻字故讀為嚴峻之峻詩箋云還為恂也。此記為赫兮喧兮詩經云赫兮喧兮本不同也。云以其意誠而德著也以武公用意精誠德著於人。人不忘也。以經廣明誠意之事故鄭云意誠而德著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者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此周頌烈文之篇也。美武王之詩於戲猶言嗚呼矣。以文王武王意誠於天下故詩人歎美之云。此前世之王其德不可忘也。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者言後世貴重之言君子皆美此。前王能賢其賢而親其親也。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者言後世卑賤小人而親其親也。樂其所樂謂民之所樂者前王亦愛樂之。利其利者能利益其人。人所利民為利者前王亦利益之。言前王施為政教下順人情不奪人之所樂利之事。故云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也。此以沒世不忘也。由前王意能精誠垂於後世。故君子小人皆所美念。以此之故終沒於世。其德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者此一經廣明意誠則能明己之德。周公封康叔而作康誥戒康叔能明用有德。此記之意。言周公戒康叔以自明其德與尚書異也。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者顧念也。諟正也。伊尹戒大甲云爾為君當顧念奉正天之顯明之命不

邪僻也。○帝典曰：克明峻德。帝典謂堯典之篇峻大也。尚書之意言堯能用賢俊之德。此記之意言堯能自明大德也。皆自明也。此經所云康誥大甲帝典等之文，皆是人君自明其德也。故云皆自明也。○注皆自明明德也。○正義曰：明明德必先誠其意。此經誠意之章，由初誠意也。故人先能明己之明德也。○湯之盤銘：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湯之盤銘者，湯沐浴之盤，而刻銘為戒，必於沐浴之者，戒之甚也。○苟日新者，此盤銘辭也。非唯洗沐自新，苟誠也。誠使道德日益新也。○日日新者，言非唯一日之新，當使日日益新。○又曰：新者言非唯日日益新，又須恒常日新，皆是丁寧之辭也。此謂精誠其意，脩德無已也。○康誥曰：作新民者，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誥言般人化紂惡俗使之變改，為新人。此記之意，自念其德為新民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受天之命，唯為天子而更新也。此記之意，其所施教命，唯能念德而自新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極盡也。言君子欲日新其德，無處不用其心盡力也。言自新之道，唯在盡其心力，更無餘行也。○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誠意在於所止，故上云大學之道在於至善。此商頌玄鳥之篇，言般之邦畿方千里，為人所居止。此記

斷章喻其民人而擇所止。言人君賢則來也。○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者此詩小雅緝蠻之篇，刺幽王之詩。言緝蠻然微小之黃鳥，止在於岑蔚丘隅之處，得其所止，以言微小之臣依託大臣，亦得其所也。○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者，孔子見其詩文而論之云：是觀於鳥之所止，則人亦擇禮義樂土之處而居止也。知在岑蔚安閒之處，則知人亦擇禮義樂土之處而居止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豈可以人不擇止處，不如鳥乎？言不可不知鳥也。故論語云：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是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者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緝熙謂光明也。止，辭也。詩之本意云：文王見此光明之人，則恭敬之。此記之意，於緝熙言嗚呼文王之德，緝熙光明，又能敬其所止，以自居處也。○注鳥擇至止處。○正義曰：岑謂巖險，蔚謂草木蒼蔚，言鳥之所止，必擇靜密之處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也。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吾聽訟，似用反猶人也。論語作聽訟，吾猶人也。母訟音無，誕音但。此謂知本。本謂誠。所

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
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
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
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
正其心懣怒貌也或作憤或爲憂○忿弗粉反懣勑值反
范音稚徐丁四反又音勤恐上勇反好呼報反下
故好而知同樂徐五孝反一音
岳憤音致憂音致又得計反○所謂齊其家在脩其
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
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
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
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

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

齊其家

之適也譬猶喻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
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敖惰此人非
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己則身脩與否可自知也鮮罕也人
莫知其子之惡猶愛而不察碩大也○辟音譬下及注同謂
譬喻也賤惡烏路反下惡而知同敖五報反惰徒臥反其惡
惡上如字下烏路反鮮仙善反注同諺魚變反俗語也度徒
洛反與音余下薄
與同行下孟反○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

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
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
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
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

也

養子者推心爲之而中於赤子之嗜欲也○弟音悌長
丁丈反下長長并注同中丁仲反注同嗜欲時志反○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

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

定國一家一人謂人君也戾之言利也機發動所由也僨猶覆敗也春秋傳曰登戾之又曰鄭伯之車僨於濟

戾或為吝僨或為犇。戾力計反責徐音奮本又作僨注同覆芳福反濟子禮反犇音奔堯舜率天

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

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

民淫於財利不能正也。好呼報反注同行下孟反或如字。是故君子有諸己而

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

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

家有於己謂有仁讓也無於己謂無貪戾也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

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

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

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

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

家夭夭蓁蓁美盛貌之子者是子也夭於驕反蓁音臻忒他得反。所謂平天下在

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

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

也老老長長謂尊老敬長也恤憂也民不倍不相倍棄也絜猶結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謂當執而行

之動作不失之倍或作借矩或作巨。弟音悌倍音佩注同絜音結拒之音矩本亦作矩借棄音佩本亦作倍下同挈也亦作矩其呂反。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

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
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
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絜矩之道善持其所
有以恕於人耳治國

之要盡於此○惡鳥路
反下皆同母音無下同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

父母言治民之道無他取於已而
已○只音紙好好皆呼報反詩云節彼南山

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

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巖巖喻師尹之高巖也
師尹天子之大臣為政

者也言民皆視其所行而則之可不慎其德乎邪辟失道則
有大刑○節前切反又音如字巖五銜反辟匹亦反又必益
反與僻同僂力竹
反與戮同注同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

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

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

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

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

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師衆也克能也峻大也
言殷王帝乙以上未失

其民之時德亦有能配天者謂天享其祭祀也及紂為惡而
民怨神怒以失天下監視殷時之事天之大命得之誠不易
也道猶言也用謂國用也施奪施其劫奪之情也悖猶逆也
言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也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老子曰
多藏必厚亡○喪息浪反峻恤俊反易以鼓反注同爭
爭鬪之爭施如字悖布內反下同上時掌反藏才浪反康

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

矣

于於也天命不於常言不專祐一家也○專佑音又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

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為寶時謂觀射父昭奚恤也○射父食亦

反又食夜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反父音甫

舅犯晉文公之舅狐偃也亡人謂文公也時辟驪姬之讒亡

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因勸之復國舅犯為之對此辭也仁親猶言親愛仁道也明不因喪規利也○辟音避驪力宜反本又作麗亦作嬭同翟音狄顯許遍反為之于偽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

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

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

尚書篇名也秦穆公伐鄭為晉所敗於殽還誓其羣臣而作此篇也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有技才藝之技也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為彥黎衆也尚庶幾也媚妬也違猶戾也俾使也佛戾賢人所為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彥或作盤。一个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臣此所引與尚書文小異斷丁亂反無它音他技其綺反下及注同休許蚪反尚書傳曰樂善也鄭注尚書云寬容貌向休注公羊云美大之貌好呼報反畜音試詩豉反媚莫報反尚書作冒音同謂覆蔽也惡烏路反下能惡人同俾本又作卑必爾反敗必邁反穀戶交反樂音岳又音洛妬丁路反佛戾上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扶弗反下力計反

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放去惡人

媚嫉之類者獨仁人能之如舜放四罪而天下咸服。逆比孟反又逼諍反諍音爭鬪之爭皇云逆猶屏也去丘呂反。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善而不

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讀為慢聲之誤也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已是輕慢於

舉人也。命依注音慢武諫反遠于萬反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

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拂猶僂也逮及也。好呼報反下皆同惡鳥路

反下同拂扶弗反注同菑音哉下同逮音代一音大計反夫音扶僂九委反

是故君子有大

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道行所由

生財有大

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

則財恆足矣

是不務祿不肖而勉民以農也。肖音笑

仁者以財發身

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起也言仁人有財則務於施與以起身成其令名不仁之人有身

貪於聚斂以起財務成富。施始豉反予由汝反

未有好上仁而下不好

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

財非其財者也

言君行仁道則其臣必義以義舉事無不成者其為誠然如已府庫之時

為已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

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

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

以義為利也

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謂以士初試為大夫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

祭用冰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為財利者也國家利義不利財盜臣損財耳聚斂之臣乃損義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畜許六反下同乘徐繩證反下及注同蔑莫結反以上時掌反采七代反本亦作菜為之于偽反。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

自小人矣

言務聚財為已用者必忘義是小人所為也。長丁丈反

彼為善之

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

如之何矣

以其惡之已著也。難乃旦反猥鳥。此謂國不以利

為利以義為利也

疏

子曰至利也。正義曰此一

惟自誠已意亦服民使誠意也。孔子稱斷獄猶如常人無以
異也。言吾與常人同也。必也使無訟乎者。必也使無理之
人不敢爭訟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猶實也。言無實情
虛誕之人無道理者不得盡竭其虛偽之辭也。大畏民志
者大能畏脅民人之志。言人有虛誕之志者皆畏懼不敢訟
言民亦誠實其意也。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是夫子
之辭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是記者釋夫子無訟之
事。然能使無訟則異於人也。而云吾猶人者。謂聽訟之時備
兩造。吾聽與人無殊。故云吾猶人也。但能用意精誠求其情偽
所以使無訟也。此謂知本者。此從上所謂誠意以下言此
大畏民志以上皆是誠意之事。意為行本。既精誠其意。是曉
知其本。故云此謂知本也。所謂脩身者。此覆說前脩身正心
之事。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者。懷謂怒也。身若有所怒
則不得其正。言因怒而違於正也。所以然者。若遇忿怒則違

於理則失於正也。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者。言因恐懼而

違於正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者。此言脩身之本。必在正心。若心之不正。身亦不脩。若心之

不在。視聽與食不覺。知也是心為身。本脩身必在於正心也。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此經重明前經齊家脩身之事。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者。此言脩身之譬也。設

我適彼人。見彼有德。則為我所親愛。當反自譬喻於我也。以

彼有德。故為我所親愛。則我若自脩身。有德必然。亦能使眾

人親愛於我也。○之其所賤惡而譬焉者。又言我往之彼。而

賤惡彼人者。必是彼人無德。故也。亦當迴以譬我我若無德

則人亦賤惡我也。○之其所畏敬而譬焉者。又我往之彼。而

畏敬彼人。必是彼人莊嚴。故也。亦迴譬我我亦當莊敬。則

人亦必畏敬我。○之其所哀矜而辟焉者。又我往之彼。而哀

矜彼人。必是彼人有慈善。柔弱之德。故也。亦迴譬我我亦

善而或柔弱。則亦為人所哀矜也。○之其所放惰而辟焉者。

又我往之彼。而放惰於我也。故好而邪僻。故也。亦迴譬我我

若邪僻。則人亦放惰於我也。故好而邪僻。故也。亦迴譬我我

天下鮮矣。若嫌惡之。而多不知其美。今雖愛好。知彼有惡。事雖

憎惡。知彼有美。善天下之內。如此者少矣。○故諺有之曰。人

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者碩猶大也言人之愛子其
意至甚子雖有惡不自覺知猶好而不知其惡也農夫種田
恒欲其盛苗雖碩大猶嫌其惡以貪心過甚故不知其苗之
碩若能以己子而方他子已苗而匹他苗則好惡可知皆以
已而待他物也○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者此不知子
惡不知苗碩之人不脩其身身既不能以己警人故不
可以齊整其家○注之適至大也○正義曰之適也釋詁文
云反以喻己者謂見他人所親愛被賤惡以人類已他人之
事反來自譬己身也云則身脩與否可自知也者謂彼人不
脩則被賤惡敖惰已若不以為身事亦然也若彼脩身則被
親愛敬畏已若脩身亦當然也故云脩身與否可自知也云
碩大也釋詁文○此謂至其家此一節覆明前經治國齊家
之事○康誥曰如保赤子者此成王命康叔之辭赤子謂心
所愛之子言治民之時如保赤子愛之甚也○心誠求之
雖不中不遠矣者言愛此赤子內心精誠求赤子之嗜欲雖
不能正中其所欲去其所嗜欲其不甚遠言近其赤子之嗜
欲為治人之道亦當如此也○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言
母之養子自然而愛中當赤子之嗜欲非由學習而來故云
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此皆本心而為之言皆喻人君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者言人君行善於家則

外人化之故一家一國皆仁讓也○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者
謂人君一人貪戾惡事則一國學之作亂○其機如此者機
謂關機也動於近成於遠善惡之事亦發於身而及於一國
也○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者僨猶覆敗也謂人君一言
覆敗其事謂惡言也一人定國謂由人君一人能定其國謂
善政也古有此言今記者引所為之事以結之上云一人貪
戾一國作亂是一言僨事也又云一家仁讓則一國仁讓是
知一家乃後治一國其行所好則人從之其所好者是惡所
號令之事若各隨其行之所好則人從之其所好者是不從
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者好雖欲以令禁人人不從
於而後可以求於人使行善行也謂於已有仁讓而后求
可以非責於人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者謂無惡行於已而
人於非責於人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者謂無惡行於已而
積於身既不欲曉喻於人為善行不可得也○詩云桃之夭
善行於身欲曉喻於人為善行不可得也○詩云桃之夭
其葉蓁蓁者此周南桃夭之篇論昏姻及時之事言桃之天
天少壯其葉蓁蓁茂盛喻婦人形體少壯顏色茂盛之時似

已流宗

古

即絜矩之道也。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此記者引之又申明絜矩之道若能以己化從民所欲則可謂民之父母此小雅南山有臺之篇美成王之詩也。民之所好也言能以己化民從民所欲則可為民父母矣。民之所好也言能以己化民惠是民之願好已亦好之。以施於民若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絕是也。民之所惡也者謂苛政重賦是人之所惡已亦惡之而不行也。詩云節彼南山者上經說恕已待民此經明已須戒慎也。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此小雅節南山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所任大臣非其賢人也。節然高峻者是彼南山維積累其石巖巖然高大喻幽王大臣師尹之尊嚴。赫赫師尹具爾瞻者赫赫顯盛貌是太師與人為則者具俱也。爾汝也在下之民俱於汝而瞻視之言皆視師尹而為法此記之意以喻人君在上民皆則之不可不慎。有國者不可以不慎其德乎。宜慎之也。辟則為天下侈矣者侈謂刑僂也。君若邪辟則為天下之民共所誅討若桀紂是也。○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此一經明治國之道在貴德賤財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因以戒成王也。克能也。師眾也。言殷自紂父帝乙之前未喪師眾之時所行政教皆能配上天而行也。○儀監于殷峻命不易者儀宜也。監視也。

今成王宜監視于殷之存亡峻大也。奉此天之命誠為不易言其難也。○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者道猶言也。詩所云者言帝乙以上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也。○有德此有人此有土此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者為國用有財有土此則生植萬物故有財也。○有財此有用者為國用有財豐以此而有供國用也。○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者為國用有財財由德而有故德為本財為末也。○外本內末者德能致財疏也。內親也。施奪謂施其劫奪之情也。○外本內末者德能致財爭利之人皆施劫奪之情也。○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者事不兩興財由民立君若重財而輕民則民散也。若散財而賙恤於民則民咸歸聚也。○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者悖逆也。若人君政教之言悖逆人心而出者亦悖而君上而入以報答也。謂拒違君命也。○貨悖而出者亦悖財人畔於上財亦悖逆君心而散出也。言眾畔親離財散非君有也。○注師眾至厚亡。○正義曰師眾也。峻大也。皆釋詁文爾雅峻字馬旁為之與此同也。克能也。釋言文也。云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也。者君有逆命之辭以拒君也。云老子曰多辭解經亦悖而入謂人有逆命之辭以拒君也。云老子曰多

已流卷二十一

六

藏必厚亡者言積聚藏之既多必厚重而散亡也引之者證
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者謂天之命不
於是常住在一家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書之本意
言人道為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不常在一家也。舅犯曰
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者此舅犯勸重耳不受秦命對秦
使云奔亡在翟秦穆公欲納之反國而勸重耳不受秦命對秦
楚書至奚恤正義曰鄭知是楚昭王時書者案楚語云楚昭
王使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
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幾何矣王孫圉對曰未嘗為
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
寡君為口實又新序云秦欲伐楚使者觀楚之寶器楚王召
昭奚恤而問焉對曰寶器在賢臣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
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南面之壇
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居東面
之壇令尹子西西南面太宗子牧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
發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乎楚
之所寶者即賢臣也唯大國之所觀秦使無以對也。使歸告
秦王曰楚多賢臣無可以圖之何知有觀射父昭奚恤者。案
戰國義云楚王築壇昭奚恤等立於壇上楚王指之謂秦使

曰此寡人之寶故知有昭奚恤等也。謂賢為寶者案史記云
理百姓實府庫使黎毗得所者有令尹子西而能也。執法令
奉圭璋使諸侯不怨兵車不起者有葉公子高能也。守封疆
固城郭使鄰國不侵亦不侵鄰國者有葉公子高能也。整師
旅治兵戈使蹈白刃赴湯蹈火萬死不顧一生者有司馬子
發能也。坐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懷霸王之業撥亂
之風有大夫昭奚恤能也。是皆為寶也。引之者證為君長能
保愛善人為寶也。注舅犯至利也。正義曰舅犯晉文公
之舅狐偃者左傳文也。云時避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
秦穆公使子顯弔之。因勸之復國舅犯為之對此辭也。檀弓
篇文。秦晉曰者此一經明君臣進賢黜惡之事。秦誓尚書
篇名。秦穆公伐鄭為晉敗於穀。遂歸晉羣臣而作此篇。是秦
穆公悔過自誓之辭。記者引之以明好賢去惡也。若有一
介臣斷斷兮者此秦穆公誓辭云羣臣若有一耿介之臣斷
斷然誠實專一謹愆兮是語辭古文尚書兮為猗言有一介
之臣其心斷斷猗然專一與此本異。無他技其心休休
焉其如有容焉者言此專一之臣無他奇異之技惟其心休
休然寬容形貌似有包容如此之人我當任用也。人之有
技若已有之者謂見人有技藝欲得親愛之如己自有也。
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謂見人有才彥美

通聖其心中愛樂不啻如自其口出心愛此彥聖之美多於
口說言其愛樂之甚也。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
亦有利哉者實是也。若能好賢如此是能有包容則我國
家得安。保我後世子孫黎衆也。尚庶幾也。非直子孫安其下
衆人皆庶幾亦望有利益哉也。人之有技婚疾以惡之者
上明進賢之善此論蔽賢之惡也。媚婚也。見人有技藝則掩
藏媚婚疾以憎惡之也。人之彥聖而遠之俾使不通者見他
人之彥聖而違戾抑退之俾使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
書通爲達字也。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
哉者若此蔽賢之人是不能容納家國將亡不能保我子孫
非唯如此衆人亦曰殆危哉。注秦晉至危也。正義曰秦
穆公伐鄭爲晉所敗於崤還誓其羣臣而作此篇也。者案尚
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又左傳
僖三十二年秦穆公與師伐鄭蹇叔等諫之公不從爲晉人
與姜戎要而擊之敗諸殽是其事也。云美士爲彥者爾雅釋
訓文黎衆也。俾使也。皆釋詰文尚庶幾者釋言文爾雅庶幾
尚也。是尚爲庶幾矣。云媚婚也者說文云媚夫婦是媚爲
婚也。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中國者言唯仁人
之君能放流此蔽善之人使逆遠在四夷不與同在中國若
舜流四凶而天下咸服是也。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

人者既放此蔽賢之人遠在四夷是仁人能愛善人惡不善
之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者此謂凡庸小人
見此賢人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者此謂凡庸小人
先是爲慢也。謂輕慢於舉人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
能遠。過也。者此謂小人之不善。而人不能抑退之。假令抑
退之而不能使遠。退之過者言是德過之人也。好人之所
惡者。人謂之君子。君子之好也。君子之好也。君子之好也。
人之所惡也。惡人之所好者。君子之好也。君子之好也。君子
此仁義善道是惡人之所好也。君子之好也。君子之好也。君子
此者是謂拂戾善人之性。當必逮夫身者逮及也。如此當
必及夫身矣。是故君子有大道。謂所由行孝悌仁
義之大道也。必忠信以得之。由身驕泰以失之也。生財有大道
者此一經明人君當先德行仁義愛省國用以豐足財物上文
大道謂孝悌仁義之道也。此言人君生殖其財有大道之理則
下之所云者是也。生之者衆者謂爲農桑多也。食之者
寡者謂減省無用之費也。爲之者疾者謂百姓急營農桑
事業也。用之者舒者謂君上緩於營造費用也。則財恒
足矣。者言人君能如此則國用恒足。仁者以財發身者謂
仁德之君以財散施發起身之令名也。不仁者以身發財

者言不仁之人唯在吝嗇務於積聚勞役其身發起其財此
在治家治國天下之科皆謂人君也。未上好仁而下不
好義者也。言在上人君好以仁道接下其下感君仁恩無有
不愛好於義使事皆得其宜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
言臣下悉皆好義百事盡能終成故云未有好義其事不終
也。君若行仁民必報義義必終事譬如人君有府庫之財必
還為所用也。故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注其為至有
也。正義曰言君行仁道則臣必為義臣既行義事必終成
以至誠相感必有實報如已有府庫之財為已所有也。其為
誠實而然言不虛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者此
一經明治國家不可務於積財若務於積財即是小人之行
非君上之道言察於雞豚之所利為畜養馬乘士初試為大
夫喪祭用冰從固陰之處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為財利以喪
祭故云伐冰也。謂卿大夫為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為財利以喪祭故云伐冰也
利也。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者百乘謂卿大夫有采地
者也。以地方百里故云百乘之家言卿大夫之家不畜聚斂
之臣使賦稅什一之外徵求采邑之物也。故論語云百乘之
家是也。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者覆解不畜聚斂之

臣意若其有聚斂之臣寧可有盜竊之臣以盜臣但害
財聚斂之臣則害義也。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者言若能如上所謂是國家之利但以義事為國家利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言為人君長於國家而
務積聚財以為己用者必自為小人之行也。注孟獻子可
也。正義曰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者此據左傳文也。畜馬
乘謂以士初試為大夫者案書傳士飾車駢馬詩云四牡
騤駢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百乘之家
是卿大夫今別云畜馬乘者不察雞豚故知士初試為大夫
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者案昭四年左傳云大夫命婦喪浴
用冰喪大記注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及食
而得用亦有冰也。但非其常故士喪禮賜冰則夷槃可也。左
傳又云食肉之祿冰皆與焉是也。云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
此謂卿也。故論語云百乘之家鄭云采地一利為利以義為
利。此經明為君治國棄遠小人亦是仁義之道善其政教之語
也。彼為善之彼謂君也。君欲為仁義之道善其政教之語
辭故云彼為善之彼謂君也。君欲為仁義之道善其政教之語
善反令小人使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害並至者言君欲為
皆來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者既使小人治國其君

雖有善政之亦無能奈此患難之何
言不能止之以其惡之已著故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

禮記注疏卷第六十

禮記注疏卷第六十

江西南昌府學彙

禮記注疏卷六十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大學第四十二

大學之道節

先脩其身

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脩作
修下並同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磋作瑳出如摩云
本亦作磨

終不可諠兮者

惠棟按宋本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
集說同閩本諠字殘闕監毛本諠作諶

緝蠻黃鳥

石經同閩監毛本緝作緝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
同釋文同今訂作緝

於止於鳥之所止也

惠棟按宋本作於鳥宋監本岳本嘉
靖本同考文引古本同此本於鳥誤

公鳥閩監毛本作言鳥亦誤

大學至道矣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揔包萬慮謂之爲心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爲心二字倒

情所意念謂之意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上意作億下意念同案此本下在於憶念也作

心旁意三本作意念

言初始必須習學

惠棟按宋本作學習

細則雖異

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則作別

見君子而後乃厭然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厭誤揜

如見肺肝雖暫時揜藏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暫時揜誤銷沮閉

既懷誠實惡事於中心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誠誤詐

厲爲黑色如爲閉藏貌也

閩監毛本同段玉裁按如改知

棗王芻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王誤玉

竹蕭竹也

考文引宋板同是也閩監本蕭作篇非毛本蕭作扁

亦蒙康叔之餘烈故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蒙作本

有斐然文章之君子學問之益矣

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益作盛

如骨之切如象之磋

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象作角

喧然威儀宣美

閩監毛本喧作誼衛氏集說亦作喧美作著

自此以上詩之本文也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上誤下

詩經云赫兮喧兮本不同也

閩毛本同監本喧作誼

言後世貴重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言字

必於沐浴之者戒之甚也

惠棟按宋本者上有盤字衛氏集說同此本盤字脫閩監

毛本同

當使日日益新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當誤堂

故止云大學之道在於至善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止作上在下有止字是也

靜密之處也

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六終記云凡二十五頁

子曰聽訟節

惠棟按宋本自此節起至此篇末為第六十七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七

聽訟吾猶人也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吾聽訟猶人也云論語作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無訟乎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毋訟云音無

或作憤

閩監毛本作憤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同此本憤誤質

或為寔

閩本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監毛本為作作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作寔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

閩監毛本岳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辟作譬宋監本石經嘉靖本考

文引古本同下四而辟焉並同釋文出而辟云音譬下及注同今各本注譬猶喻也並作譬獨衛氏集說作辟○按譬正

字辟假借字

一言僨事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賁事云本又作僨注同○按賁假借字

不能正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正作止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

不相信棄也

閩監毛本作棄岳本棄作弃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此本棄誤奪各本倍字同釋文出借棄

云本亦作倍○按借乃倍之或體

矩或作巨

各本同釋文作作為

為政者而言民皆視其所行而則之

惠棟按宋本如此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

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此本者也言民皆視其七字關

邪辟失道則有大刑

惠棟按宋本作有大刑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

同此本有大刑三字關閩監毛本有大刑三字誤作天下共誅之矣六字

若有一介臣惠棟按宋本宋監本並作介石經岳本同此本
介作介嘉靖本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
出若有一个云一讀作介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作一
介案正義說一介為一耿介則當以作介者為是釋文作介
與正義本異

寔能容之

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寔作
實下寔不能容同疏放此按當作寔

秦誓尚書篇名也

惠棟按宋本如此宋監本岳本嘉靖本
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此本秦

誓二字空闕閩監毛本補秦誓又衍周書二字

而作此篇也

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而誤故惠棟按宋
本宋監本亦作而無也字衛氏集說同考文

引古本同

才藝之技也

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
同閩監毛本技誤士

美士為彥

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
考文引古本同閩監本為作曰毛本為誤也

佛戾賢人所為

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同考文引古本
同閩監毛本佛作拂嘉靖本衛氏集說同

釋文出佛戾

言聖人不惟自誠己意

惠棟按宋本同閩本聖人二字
同不字闕監毛本聖人不誤聽

訟者

猶如常人無以異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本以字空闕監
毛本以字脫

言無實情虛誕之人

惠棟按宋本同閩本情字空闕監
毛本情字脫

皆畏懼不敢訟

惠棟按宋本同閩本訟字空闕監毛本
訟字脫

必也使無訟乎是夫子之辭

惠棟按宋本同閩本是夫
子三字空闕監毛本是夫

子誤者聽訟

大畏民志是記者釋夫子無訟之事

惠棟按宋本同閩
本者釋夫子無訟

之七字闕監毛本是記者釋夫子無訟之事誤作者能

自誠而使民誠意自謂聽訟之時備兩造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謂聽訟

但能用意精誠求其情偽惠棟按宋本同閩本意精誠

能服民使誠意不敢爭誤也

此謂知本者此從上所謂誠意以下言此大畏民志以

上皆是誠意之事意為行本既精誠其意是曉知其本

故云此謂知本也○所謂脩身者此覆說前脩身正心

之事○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者懣謂怒也身若有

所怒則不得其正言因怒而違於正也所以然者若遇

忿怒則違於理則失於正也惠棟按宋本皆是誠意之

在正其心四字餘並同閩本多闕監毛本補闕多誤

脩身必在於正心也○所謂閩監本同毛本○誤之惠棟按宋本亦作○於正作

正於

人之其所親愛而譬焉者閩監本同惠棟按宋本同毛

本譬作辟下而譬焉自譬已

並同監本下畏敬而譬哀矜而譬赦情而譬以已譬人

亦迴其譬我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其作以

雖增惡知彼有美善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增作憎

為治人之道亦當如此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為

足可方法而後民皆法之也閩監本同毛本可下衍以

板有皆字

此隱五年公羊傳文案彼傳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公羊傳文案五字闕

齊人語謂登來為得來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謂登來為得五字闕

得此百金之魚而來觀之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百金之魚而五字闕

為登戾之以來為戾與公羊本不同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之以

來為戾五字闕

故引以證經之貪戾也云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經之貪戾也五字闕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所謂平天下五字闕

覆明上文平天下在治其國之事

閩監毛本在作先惠棟按宋本文作經在

字同

治國事多天下理廣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理廣二字脫天下上衍於平二字

先須脩身然後及物自

惠棟按宋本同閩本後及物三字闕自作由監毛本然後及物

自誤脩身之事由

次明散財於人之事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人之事誤民其又

故摠而詳說也今各隨文解之

考文引宋板同惠棟按宋本說作之閩本詳說

也三字闕監毛本摠而詳說也誤特詳悉畢舉

人所遺棄在上君長

惠棟按宋本同閩本遺誤易在字闕監毛本遺誤易在誤是

言君子有執結持矩法之道

惠棟按宋本同閩本執結二字闕監毛本有執結誤

於天下

譬諸侯有天子在於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在於作為上

或在已左以惡加已

閩監本同毛本以惡上有若右二字

若能以已化從民所欲

閩監本同毛本化下有民字

峻大也皆釋詁文

閩本同監毛本峻誤竣下爾雅峻字同

楚王命昭奚恤而問焉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命作召

遂使昭奚恤應之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之誤焉

太宗子牧次之

閩本同監本太作大毛本牧作敖

司馬子發次之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司馬子三字闕

唯大國之所觀秦使無以對也使歸告秦王曰楚多賢臣無可以圖之何知有觀射父昭奚恤者案戰國義云楚王築壇昭奚恤等立於壇上楚王指之謂秦使曰此

寡人之寶故知有昭奚恤等也謂賢為寶者案史記云理百姓實府庫使黎甞得所者有令尹子西而能也執法令奉圭璋使諸侯不怨兵車不起者有大宗子牧能也守封疆固城郭使鄰國不侵亦不侵鄰國者有葉公子高能也整師旅治兵戈使蹈白刃赴湯蹈火萬死不顧一生者有司馬子發能也坐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懷霸王之業撥理亂之風有大夫昭奚恤能也是皆為寶也引之者證為君長能保愛善人為寶也○注舅犯至利也○正義曰舅犯晉文公之舅狐偃者左傳文也云時避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

顯弔之因勸之復國勇犯爲之對此辭也檀弓篇文○
秦誓曰者此一經明君臣進賢誄惡之事秦誓尚書篇
名秦穆公伐鄭爲晉敗於殽還歸誓羣臣而作此篇是
秦穆公悔過自誓之辭記者引之以明好賢去惡也○
若有一介臣斷斷兮者此秦穆公誓辭云羣臣若有一
耿介之臣斷斷然誠實專一謹慤兮是語辭古文尚書
兮爲猗言有一介之臣其心斷斷猗猗然專一與此本
異○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者言此專一之
臣無他奇異之技惟其心休休然寬容形貌似有包容
如此之人我當任用也○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者謂見

人有技藝欲得親愛之如已自有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本多闕字考
文載宋板惟案戰國義上有乎字與此異餘並同

其中心愛好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好作樂

寔是也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本是字空闕

得安保我後卅子孫黎衆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本卅

亦望有利益哉也惠棟按宋本同閩本望字空闕監毛

媚妬也閩監本同毛本妬作妒下並同

以憎惡之也毛本同閩監本惡字空闕

而違戾抑退之惠棟按宋本同閩本戾字空闕監毛本

爲晉所敗於殽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殽作崤

媚夫妬婦

閩監本同毛本夫妬誤大妒

此一經明人君當先行仁義

閩本同監本人字模糊毛本人誤夫

謂仁德之君以財散施

閩監毛本作君此本君字闕考文引宋板君作者

此在治家治國天下之科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在字空闕

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也下有者字下非其

財者也同

無有不愛好於義

毛本同閩監本不字空闕

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言臣下悉皆好義

考文引宋板同閩本

言字空闕監毛本言作者

其事不終也言皆能終成也

考文引宋板同閩本也字闕監毛本也作者

又為人君作譬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也字空闕按宋本又上有者字屬上句

必還為所用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還字空闕

以至誠相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以字空闕

其為誠實而然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誠字空闕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者此一經明治國家不可務於積財若務於積財即是小人之行非君上之道言察於雞豚之所利為畜養馬乘士初試為大夫不闕察於雞豚之小利○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者謂卿大夫喪祭用冰從固陰之處伐擊其冰以供喪祭故云伐冰也謂卿大夫為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為財利以食祿不

與人爭利也。○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者，百乘謂卿大夫有采地者也。以地方百里，故云百乘之家。言卿大夫之家不畜聚斂之臣，使賦稅什一之外，徵求采邑之物也。故論語云：百乘之家是也。○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者，覆解不畜聚斂之臣，意若其有聚斂之臣，寧可有盜竊之臣，以盜臣但害財，聚斂之臣則害義也。○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者言若能如上所言，是國家之利，但以義事為國家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者言為人君長於國家而務積聚財，以為已用者，必自為小人之行也。○注孟獻至可也 棟

按宋本同闕監毛本多闕字衍字誤字

百乘之家家是卿大夫。棟按宋本家字不重是卿二字同闕監毛本是卿誤至為

故知士初試為大夫也。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闕監毛本夫下衍者字

士若恩賜及食而得用，亦有冰也。棟按宋本同闕監毛本土誤上而得用

三字空闕

左傳又云：食肉之祿，冰皆與焉。棟按宋本同闕監毛本左誤全傳又云之祿

五字空闕

有采地者也。此謂卿也。故論語云：棟按宋本同闕監毛本此謂論語四字

空闕

一同之廣輪是也。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闕監毛本廣誤度

彼為善之彼謂君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下彼誤者

善其政教之語辭故云彼為善之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辭故云三字空

關

言君欲為善反令小人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善反二字空關

故菑害患難則並皆來至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則並誤財利皆來二字空關

既使小人治國其君雖有善政亦無能奈此患難之何

言不能止之以其惡之已著故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其君雖有四字

空關善政下衍之字能奈下衍二空關以其下衍三空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七終記云凡十六頁宋監本

禮記卷第十九經三千四百三十二字注三千五百一十三字嘉靖本同

止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一

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一

冠義第四十二

陸曰冠音古亂反鄭云名冠義者以其記冠禮成人之義

疏正

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冠義者以其記冠禮成人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但冠禮起早晚書傳既無正文案略說稱周公對成王云古人冒而句領注云古人謂三皇時以冒覆頭句領繞頭至黃帝時則有冕也故世本云黃帝造火食旒冕是冕起於黃帝也但黃帝以前則以羽皮為之冠黃帝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即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故襄九年左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又云一星終也是十二年歲星一終案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十五而著弁則成王已冠矣是天于十二而冠與諸侯同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若不早冠何因下祭五等之殤大夫冠之年幾無文案喪服大夫為昆弟之長殤大夫既為昆弟長殤則不二十始冠也其士則二十而冠也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其天子之子亦早冠所以祭殤有五其諸侯之子皆二十冠也故下檀弓云君之適長殤及大夫之適長殤是也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

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言人為禮以三者為始容體正顏

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

和長幼言三始既備乃可求以三行也君臣正父子

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立猶成也故冠而后服備

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言服未備者未可求以三

始也童子之服采衣紛冠古亂反除下文故曰冠者

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

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

所以為國本也國以禮為本。筮市至反。著曰筮重直用反後同。故冠於阼

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阼謂

主人之北也適子冠於阼若不醮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為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益尊所以益成也

○阼才故反著張慮反醮子笑反彌音彌適音嫡醮音禮

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字所以相尊也見於母

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

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

先生以成人見也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服玄冠玄端異於朝也。見賢遍反下皆同摯

本亦作贄同音至鄉大夫鄉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

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

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

人其禮可不重與

言責人以大禮者已接之不可以苟

餘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

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

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

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

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

卑而尊先祖也

嘉事嘉禮也宗伯掌五禮有吉禮有凶

周禮曰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也

疏

凡人至祖也○正義

以相敘加冠之事從始至終各隨文解之○凡人之所以為

禮義之事終身行之○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

令者言欲一世行禮之始先須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為先

也然後可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古者冠禮者此明將

冠之時筮日筮賓重冠禮之事又明冠禮三加其冠以漸成

人之禮○故冠於阼以著代也者言適子必加冠於阼阼是

主人接賓之處今適子冠於阼階所以著明代父之義也○

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者若依周禮適子醮於客位

今云醮者或因先代夏殷之禮醮之用酒於客位室戶外之

西必在賓客位者尊以成人若賓客待之三加初加緇布冠

次加皮弁冠三加爵弁冠彌漸而尊故云三加彌尊加有成

也謂加益有成人之事矣○注阼位至成也○正義曰阼謂

主人之北也知者案士冠禮文也云若不醮則醮用酒者亦

若先代之禮雖適子皆以酒醮之其於周時或有舊俗行先

代之禮雖適子亦用酒醮則因而行不必改也故鄭注士冠

禮云若不醮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是也醮者醮

盡之義故鄭注士冠禮云酌而無酬酢曰醮是也云庶子冠

於房戶外又因醮焉者皆士冠禮文也但此記之作是記儀

禮士冠禮之事士禮故三加也若大夫冠禮之有是大夫雖冠用

夫冠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是大夫雖冠用

也諸侯尚四加則天子亦當五加衮冕也已冠而字之者此
明冠畢加字見母及兄弟及見君之節以字且人二十有為
未冠之前以其名別之既冠之後又改以字且人二十有為
父之道不可復言其名故冠而加字成人之道也○見於
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持所奠酒脯以見於母拜其
酒脯重從尊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玄冠玄端莫摯於
君者此玄冠玄端則異於朝服之衣但玄端上士則玄裳中
士則黃裳下士則雜裳以其初成人故著玄端異於朝服也
若朝服則素裳奠摯奠之於君也○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
大夫謂在朝之鄉大夫也故士相見禮冬用雉夏用鶩見於鄉
之者此明加冠成人之義必成人者將責成人禮焉冠責以
成人之事若成人立可以治人也是冠者為治之本故先
王重之行之於廟士行之於廟故士冠禮注廟謂禘廟既
在禘廟此云尊先祖者尊禘即尊先祖之義且下士祖禘共
廟其諸侯則冠於太祖之廟故左傳云先君之祧以處之聘
禮不腆先君之祧鄭注以爲始祖之廟則天子當冠於始祖
廟也服虔注左傳先君之祧處之以爲曾祖廟者以左傳魯
襄公冠於衛成公之廟衛成公則當今衛君獻公曾祖服虔

望時解之故以祧
爲曾祖非鄭義也

昏義第四十四

陸曰鄭云昏義者以其記
娶妻之義內教之所由成也

疏 正義曰案

鄭目錄云名曰昏義者以其記娶妻之義內教之所由成也
此於別錄屬吉事也謂之昏者案鄭昏禮目錄云娶妻之禮
以昏爲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陰來陽往之義曰入後二
刻半爲昏以定稱之婿曰昏妻曰姻故經解注云婿曰昏妻
曰姻是也謂婿以昏時而來妻則因之而去也若婿之與妻
之屬名婿之親屬名之曰姻女之親屬名之爲婿故鄭注昏
禮云女氏稱昏婿氏稱姻爾雅婿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婿又
云婿之黨爲姻兄弟婦之黨爲婚兄弟是也其天地初分之
後遂皇之時則有夫婦故通卦驗云遂皇始出握機矩是法
北斗七星而七政禮緯斗威儀之篇七政則君臣父子夫
婦及政等旣稱夫婦是始自遂皇也譙周云太昊制嫁娶儷
皮爲禮是儷皮起於太昊也其媒官之義具於月令疏孟子
云舜不告而娶是娶告父母亦起於五帝也其五帝以前爲
昏不限同姓異姓三王以來文家異姓爲昏質家同姓爲昏
其昏之年幾案異義大戴說男三十女二十有昏娶合爲五
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於庶人同一也故春秋左氏說國

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禮夫為婦之長殤長殤十九至十六知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昏禮也許君謹案舜三十不娶謂之鰥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知人君早昏娶不可以年三十非重昏嗣也若鄭意依正禮士及大夫皆三十而後娶及禮云夫為婦長殤者關異代也或有早娶者非正法矣天子諸侯昏禮則早矣如左氏所釋毛詩所用家語之說以男二十而冠女十五而笄自此以後可以嫁娶至男三十女二十是正昏姻之時與家語異也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聽命謂主人聽使者所傳壻家之命○昏者一本徐音悶好呼報反采七在反采擇也期徐音情又如字筵音延使色吏反傳直專反**疏**昏禮至禮也○正義曰此

一節總明昏禮之義而拜迎於門外揖讓而升自從始至終也○納采者謂采擇之禮故昏禮云下達納采用鴈也必用鴈者白虎通云鴈取其隨時而南北不失節也又是隨陽之鳥妻從夫之義也問名者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故昏禮云謂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也此二禮一使而兼行之○納吉者謂男家既卜得吉與女氏也○納徵者納聘財也徵成也先納聘財而後昏成春秋則謂之納幣其庶人則緇帛五兩卿大夫則玄纁玄三纁二加以儷皮及諸侯加以大璋天子加以穀圭皆具於周禮經注也請期者謂男家使人請女家以昏時之期由男家告於女家何必請者男家不敢自尊執謙敬之辭故云請也女氏終聽男家之命乃告之納吉納徵請期每一事則使者一人行惟納徵無鴈以有幣故其餘皆用鴈○主人筵几於廟者謂行此等之禮主人謂女父母設筵几於廟此等皆據士昏禮而知之也○聽命於廟者謂女之父母聽受壻之使者之命於廟堂之上兩楹之間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

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

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

牢而食合鬯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

也酌而無酬酢曰醕醕之禮如冠醕與其異者於寢耳壻

御婦車輪三周御者代之壻自乘其車先道之歸也共

牢而食合鬯而醕成婦之義。醕子妙反迎魚敬反下以迎

同先悉薦反子承命本或作子承父命誤壻或又作聾悉計

反女之夫也依字從士從胥俗從知下作耳莫大見反綏音

雖合徐音閤又如字鬯徐音謹破瓢為卮也說文作釐云蠡

也字林几敏反以此鬯為警身有所承說文云讀若赤烏几

音徐音眉又仕覲反此音昨如冠古亂反下又始於冠同與

音餘道疏之醕子明迎婦之節。父親醕子而命之迎者

謂壻父身親以酒醕子而命之親迎也。父親醕子而命之迎者

命親迎之意所以必命迎者欲使男往迎之也。男先於女也者釋

也是男子先迎女從後至是男先於女也。若男子不迎女自

來至是女自先來不得為男先於女也。主人筵几於廟而

拜迎于門外者主人女之父以壻來親迎故拜迎於門外以

敵禮待之。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者主人就東階

初入門將曲揖當階北面奠鴈再拜蓋親受之於父母也於時

階揖壻升自西階北面奠鴈再拜蓋親受之於父母也於時

女房中南面母在房戶外之西南面壻既拜訖旋降出女出

房南面立於母左父西面誠之女乃西行母南面誠之是壻

親受之於父母但親受之非是分明手有親受示有親受之

義故云蓋以疑之。降出御婦車者謂壻降西階而出親御

婦車也。而壻授綏者謂婦升車之時而壻授之以綏。御

輪三周者謂壻御婦車之輪三匝然後御者代壻御之。御

至壻揖婦以入者謂婦至壻之寢門壻揖以婦入則稍西避

之故魏詩云宛然左辟謂此時也。共牢而食者在夫之寢

壻東面婦西面共一牲牢而食謂半瓢以一瓿分為兩瓢謂

已承卷六上

六

質不為飲也故不稱醮但禮敬之而已云醮之禮如冠醮與其異者於寢耳者以父之醮子令其親迎與醮子冠而成人其事相似故云如冠醮與但冠禮醮子在廟此醮子在寢故云其異者在寢耳敬慎重正而后

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

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言子受氣性純則孝則忠也。別彼列反下同。疏

敬慎至本也。正義曰前經明共牢合巹使之相親此經論謹慎重正禮之根本各隨文解之。敬慎重正者言行昏禮之時必須恭敬謹慎尊重正禮而後男女相親若不敬慎重正則夫婦久必離異不相親也。昏禮者禮之本也者夫婦昏姻之禮是諸禮之本所以昏禮為禮本者昏姻得所則受氣純和生子必孝事君必忠孝則父子親忠則朝廷正故孝經云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是昏禮為諸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

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

始猶根也本猶幹也鄉鄉飲酒。朝聘直遙反下匹正反。疏夫禮至體也。正義曰此

廣明禮之始終始則在於冠昏終則重於喪祭其間有朝聘鄉射是禮之大體之事也。夙興婦沐

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執笄棗栗段

脩以見贊醴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其成

為婦之禮也贊醴婦當作禮聲之誤也。沐音木浴音欲見賢通反下及注同笄音煩一音皮彥反器名以華若竹為之其形如管衣之以青緇以盛棗栗殿脩之屬棗音早爾雅云棘實謂之棗俗作素誤段脩丁亂反本又作殿或作鍛同脩脯也加薑桂曰殿脩何休云婦執殿脩者取其斷斷自脩飾也贊醴依注作禮醢音海。舅姑入室

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以饋明婦順者供養之禮主於孝順。婦以特豚饋其位

反一本無婦字供俱用反養羊尚反。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

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

也言既獻之而授之以室事也降者各還其燕寢婦見及饋饗於適寢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

多或異日。適丁疏夙興至代也。正義曰此論昏禮明

婦饋特豚又明日舅姑饗婦之節此即士昏禮也故有特豚

饋於舅姑若大夫以上非惟特豚而已雖以士為主亦兼明

大夫故有厥明舅姑共饗婦若士婦見舅姑之日即舅姑饗

婦故士昏禮舅姑醴婦醴婦既訖則饗之不待厥明也。婦

執筭棗栗段脩以見者案士昏禮舅坐於阼階西面姑坐于

房外南面婦執筭棗栗進東面拜奠于舅席訖婦祭脯醢祭醢者案

升進北面拜奠于姑席是也。贊醴婦祭脯醢祭醢者案

士昏禮婦席于戶牖間贊者酌醴置於席前北面婦於席西

東面拜受贊者西階上北面拜送又拜薦脯醢也。成婦禮也

解右祭脯醢訖以桐祭醴三祭祭脯醢也。成婦禮也

者言所以見舅姑及醴之者成其為婦之禮也。舅姑入室

婦以特豚饋者案士昏禮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

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鄭注云側載者右胖

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于奧

其饌各以南為上是特豚饋也。明婦順也者言所以特豚

饋者顯明其為婦之孝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

禮奠酬者案士昏禮云既言舅姑薦俎醢以鄉飲酒之禮約

之席在室外戶之西舅酌酒於阼階獻婦舅於阼階上拜受即

席祭薦祭酒畢於西階上北面卒爵婦酌舅於阼階上受

酢飲畢乃酬婦先酌自飲更酌酒以酬姑舅姑受爵奠於薦

左不舉爵正禮畢也。以著代也者言所以舅姑降自西階

婦降自阼階見舅姑所升之處今婦由阼階而降是著明代

舅姑之事也。注降者至異日。正義曰各還其燕寢者舅

姑還舅姑之燕寢婦還婦之燕寢也云婦見及饋饗於適寢

者謂舅姑之適寢云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

夫以上禮多或異日以此云厥明與士昏禮異也

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

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

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室人謂女

媼女叔諸婦也當猶稱也後言稱夫者不順舅姑不和室人

雖有善者猶不為稱夫也。當丁浪反一音于郎反下注同

下注和當亦同委於偽反積子賜
反藏才浪反猶稱尺證反下同
是故婦順備而后

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

之順備者行和當事成疏成婦至重之。正義曰此經明

順既成則室家長久故聖王所重也。成婦禮者則上經舅姑入

祭脯醢祭醴之等是成婦禮也。明婦順者則上經舅姑入

室以特豚饋是明婦順也。又申之以著代者則上經婦降

自阼階以著代是也申重也。既明婦禮順又重加之以著代

之義也。所以重責婦順焉也。者言成婦禮明婦順則重著

代所以厚重責婦人之孝順焉。分則婦禮婦順著代三者

別文皆摠歸於婦順故自此以下唯申明婦順也。以審守

委積蓋藏者言既當夫氏又成婦事以此詳審保守家之所

有委積掩蓋藏聚之物也。注室人謂女姑女叔諸婦也。

正義曰經既言順於舅姑乃和於室人是在室之人非男子

也。女姑謂壻之姊也。女叔謂壻之妹。諸婦謂娣姒之屬。注

云順備者行和當事成審也。正義曰行是順於舅姑和謂

和於室人當謂當於夫則前經所說是也。云事成審者則是

前經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事成審也。是

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

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

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

順也謂與天子諸侯同姓者也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

宗子之家也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婉也婦功絲

麻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為俎

實蘋藻為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其齊盛用黍云

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若其祖廟已毀則為壇而告焉。

先悉薦反芼莫報反蘋音頻藻音早毛詩于以采蘋于以采

藻詩箋云蘋之言賓藻之言早婉紆免反婉音晚詩箋云婉

婉貞順貌又音挽疏是以前經成婦順之事所以能成婦德者

齊音咨壇徒丹反前經成婦順之事所以能成婦德者

以未嫁之前先教以四德故此經明嫁所教之事。祖廟未

毀教于公宮者此謂與君為骨肉親廟有四高祖之廟未毀

除此欲嫁之女教于公宮也祖廟既毀教於宗室者謂與君

四從以外同高祖之父以上其廟既遷是祖廟既毀此女則

教於大宗子之室。○教成祭之者謂三月教之其教已成祭女所出祖廟告以教成也。○所以成婦順也者以爲未嫁之前先教四德又祭而告但成其爲婦之順欲使嫁而爲婦舉遵此教而成和順。○注謂與至告焉。○正義曰此云教於公宮故知是天子諸侯同姓也。天子當言王宮今經云公宮知兼天子者此云公宮謂公之宮也。若天子公邑官家之宮爾非謂諸侯公宮也。此昏義雖記士昏禮之事自此以下廣明天子以下教女及夫婦之義故此經教女舉貴者言云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者按內則女子十年不出使姆教成之明已前恆教但嫁前三月特就公宮之教欲尊之也。云教之者女師也者即詩周南云言告師氏則昏禮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者即云祖廟女所出之祖也者謂女父與君所分出之祖或與君共高祖而分以下皆然與諸侯共高祖未毀所出之女皆自公宮教之天子雖七廟親廟上自高祖以下也。云公君也者鄭恐唯謂諸侯之公故解公爲君天子諸侯皆稱君云宗室宗子之家也者鄭注不云大宗小宗則遠者於小宗教之此記謂君之同姓若君之異姓與大宗祭其所出之祖也者此女出於君之高祖則祭高祖廟出於

君之曾祖則祭曾祖以下皆然女親行祭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是也云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者以祭君之廟應用牲牢今其祖唯魚故云告事耳非正祭也云其齊盛此士祭特牲黍稷故知此亦用黍也云君使有司告之者約雜記覺廟使有司行之故知此亦用黍也云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焉者此謂與宗子或同曾祖假令宗子爲士只有父祖廟曾祖高祖無廟則爲壇於宗子之家而告焉若與宗子同曾祖則爲壇告曾祖焉若與宗子同高祖則爲壇告高祖焉此注或有作壇者誤也所以知者以祭法篇適士二廟一壇則曾祖爲壇也大夫三廟二壇則高祖及高祖之父爲壇或可宗子爲中士下士但。○古者天子后立六有二廟無壇則爲壇而告之也。

宮二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

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

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

謂盛德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六宮在前所以承副施外內之政也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周制也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時也合而言之取其相應有象夫數也內治婦學之法也陰德謂主陰事陰令也○嬪毗人反治百吏反下及注除后治陰德皆
疏古者至盛德○正義曰此一同應如字音應對之應
經因上夫婦昏禮之事故此明天子與后各立其官掌內外之事法陰陽所為但后之所立六宮周之法也天子所為立六官夏之制也欲見其數相當故以夏周相對為內外也○注天子至令也○正義曰按宮人云掌王之六寢之修注路寢一小寢五是天子六寢也云六宮在後者后之六宮在王之六寢之後亦大寢一小寢五其九嬪以下亦分居之其三夫人雖不分居六宮亦分主

六宮之事或二宮則一人也或猶如三公分主六卿之類也云六宮在前者六卿之官在王六寢之前其三孤亦分主六官之職摠謂之九卿故考工記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也云三公以下百二十人者周三百此百二十人延於吾數故云似夏時以無正文故稱似也云內治婦學之法也者案九嬪職云掌婦學之法故知內治是婦學也云陰德謂主陰事陰令也者案內宰掌王之陰事陰令注云陰事謂羣妃御見之事陰令為王所求為於北宮也 **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
適之言責也食者見道有虧傷也蕩蕩褻去穢惡也○適直革反下注同見賢

遍反下及注同日為于偽反下文皆同蕩徒浪
反滌直歷反又杜亦反去起呂反穢紆廢反 天子脩男

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

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

義也為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父母者施教令於婦子者也故其服

同資當為齊聲之誤也。衰七雷反下同資依注作齊音咨注又作齋者同

說男女之教若其不得日月為之適食又明天子與后是父之與母之義。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者謂救日之時著素服蕩除天下之陽事有穢惡

者案左傳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庚午之日始有謫論謂日之將食之氣見於上所以責人君也故詩云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云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是君之不善而日食凡日食若壬午朔日有食之左

傳云公問於梓慎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也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

克也故常為水也然詩之十月則夏之八月秋分日食而為

災者以辛卯之日卯往侵辛木反克金故為災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而大咎衛君上卿四月夏之二月為災者以其甲辰之日甲為木辰為土卯當克土今日食土反克木故為災也昭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而日食壬為水午為火水應克火而日食火反克水不為災者以秋七月夏之日食之異以戒懼人君其言若信若不信不可定以為驗也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陸曰鄭云鄉飲酒義者以其記鄉大夫飲賓於庠序之禮尊

賢養老之義也 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鄉飲酒義者別錄屬吉禮以其記鄉大夫飲賓于庠序之禮尊賢

養老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儀禮有其事此記釋其義也但此篇前後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

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摠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知此篇合有四事者以鄭注鄉人鄉大夫又

云士州長黨正鄭又云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鄭必知此篇鄉大夫賓賢能及飲國中賢者并州長黨正者以此經云

鄉人即鄉大夫士則州長黨正又云君子謂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下又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亦是黨正飲酒之事下

又云合諸鄉射是亦州長習射之禮鄭以此參之故知此篇兼有四事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所以然者天子六鄉諸侯三鄉二鄉大夫一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取致仕在鄉之中大夫為父師致仕之士為少師在於學中名為鄉先生教於鄉中之人謂鄉學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升於君若天子鄉則升學士於天子若諸侯之鄉則升學士於諸侯凡升之必用正月也將用升之先為飲酒之禮鄉大夫與鄉先生謀事學生最賢使為賓次者為介又次者為眾賓此鄉大夫為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故周禮鄉大夫職云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故鄭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少師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以為賓其次以為介又其次為眾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若州一年再飲者是春秋習射因而飲之以州長為主人也若黨一年一飲者是歲十二月國於大蜡祭而黨中於學飲酒子貢觀蜡是也亦黨正為主人也此鄉飲酒之義說儀禮鄉飲酒也但儀禮所據是諸侯之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故鄭儀禮鄉飲酒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將獻賢者於君以禮賓與之

飲酒是也鄭必知諸侯鄉大夫者以鄉飲酒禮云磬階間縮雷注云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若天子之大夫特縣則鍾磬並有今唯云磬故知諸侯之鄉大夫也若諸侯之州長則士也故儀禮鄉射是諸侯州長經稱鹿中記云士則鹿中明非諸侯之鄉大夫為之也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學也州黨曰序。庠音詳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盥洗揚觶所以

致絜也 揚舉也今禮皆作騰。盥音管觶之鼓反說文云鄉飲酒角也字林音支絜音結下同一本作致絜

也 敬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 至拜

謂始升時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

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

遠於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

道謂此禮也爭鬪之爭下同遠于萬反

辨如字徐甫免反下同

拜洗相尊敬之事故聖人制之以道也

鄉飲至以道也

正義曰此一節發明鄉飲酒之禮拜迎至

拜迎賓于庠門之外者謂鄉大夫故迎賓于庠門外若州

長黨正則於序門外也

盥洗而洗爵揚解謂既獻之後舉解酬賓之時亦盥洗也必

盥洗者所以致其絜敬之意也

拜至者謂賓與主人升堂之後主人於阼階之上北面再拜是拜至也

拜洗者謂主人拜受者賓於西階上拜受爵也

拜送者主人於阼階上拜送爵也

拜既者既盡也賓飲酒既盡而拜也

所以致敬也者言賓主相拜致其恭敬之心

尊讓絜敬也者言入門而三揖三讓是尊讓盥洗揚解是絜也

拜至拜洗之等是致敬也故摠結之云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

注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正義曰案州長職云春秋射于州序

黨正云屬民飲酒于序是州黨曰序有室謂之庠無室謂之序

序鄉學為庠州黨為序序記云黨有庠者謂鄉人在州黨但

於鄉之庠學不別立也則州黨曰序必是無室今案鄉射云

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故鄭注云庠之制有堂有室也

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凡屋無室曰序序今文豫為序序乃夏

后氏之學亦非也以此言之則州黨為序其義非也今云州

黨曰序者但州黨之序雖並皆無室今鄉射則鉤楹內是內

道謂此

疏

節發明鄉飲酒之禮拜迎至

鄉飲至以道也

正義曰此一節發明鄉飲酒之禮拜迎至

拜迎賓于庠門之外者謂鄉大夫故迎賓于庠門外若州

長黨正則於序門外也

盥洗而洗爵揚解謂既獻之後舉解酬賓之時亦盥洗也必

盥洗者所以致其絜敬之意也

拜至者謂賓與主人升堂之後主人於阼階之上北面再拜是拜至也

拜洗者謂主人拜受者賓於西階上拜受爵也

拜送者主人於阼階上拜送爵也

拜既者既盡也賓飲酒既盡而拜也

所以致敬也者言賓主相拜致其恭敬之心

尊讓絜敬也者言入門而三揖三讓是尊讓盥洗揚解是絜也

拜至拜洗之等是致敬也故摠結之云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

注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正義曰案州長職云春秋射于州序

黨正云屬民飲酒于序是州黨曰序有室謂之庠無室謂之序

序鄉學為庠州黨為序序記云黨有庠者謂鄉人在州黨但

於鄉之庠學不別立也則州黨曰序必是無室今案鄉射云

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故鄭注云庠之制有堂有室也

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凡屋無室曰序序今文豫為序序乃夏

后氏之學亦非也以此言之則州黨為序其義非也今云州

黨曰序者但州黨之序雖並皆無室今鄉射則鉤楹內是內

黨曰序者但州黨之序雖並皆無室今鄉射則鉤楹內是內

黨曰序者但州黨之序雖並皆無室今鄉射則鉤楹內是內

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

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鄉大夫士也鄉大夫士飲國中賢

者亦用此禮也共尊者人臣卑不敢專大惠鄉人士君子

故鄉射或云堂東堂西也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中

雖為序據其序內亦有堂稱

雖為序據其序內亦有堂稱

雖為序據其序內亦有堂稱

雖為序據其序內亦有堂稱

周禮天子六鄉鄭司農云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司徒職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大夫每鄉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諸侯則三鄉長丁丈反篇內皆同謂鄉去京反注同飲於鴆反

人共之也。羞燕私可以自專也。羞音脩共音恭。洗當東榮主人之

所以自絜而以身實也。絜猶清也。榮如字屋翼也。劉音營清如字皇才性反。

疏鄉人至賓也。正義曰此一節明設尊及玄酒貴其質素又羞出東房及東榮設洗主人事賓之義也鄉人謂鄉大夫也士謂州長黨正也君子者謂卿大夫也。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者在賓主之間示賓主之共有此酒也酒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示賓主之共有此酒也酒雖主人之設賓亦以酢主人故云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者北面設尊玄酒在左謂在酒尊之西也所以設玄酒在兩者地道尊右貴其質素故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者謂供於賓也。洗當東榮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翼也必在東者示主人所以自絜以身實從冠義以來皆

記者疊出儀禮經文每於一事之下釋明儀禮經義每義皆舉經文於上陳其義於下以釋之也他皆倣此也 **賓**

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

之三也象月之二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

四時也。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之氣也三賓象天三光者繫於天也古文禮僎皆作遵。介音戒下倣此輔

賓者僎音遵輔主人者魄音百反說文作天地嚴凝之

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

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

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

之仁氣也。疑猶成也。疑魚矜反。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

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

也故坐於西北

賓者接人以義言賓故以成主人之惠

主人者接人

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

輔主人也

以僎輔主人以其仕在官也

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

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

幼曰德

聖通也將猶奉也

德也者得於身也故

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

焉

術猶藝也得身者謂成已今名免於刑

疏

賓主至務焉○正義

曰此一節明賓主介僎坐謂位之義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者天地則陰陽著成爲天地故賓在西北天地嚴疑之氣著主在東南天地温厚之氣著介坐在西南象陰之微氣僎在東北象陽之微氣○三賓象三光者謂衆賓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者主人東南象夏始賓西北象冬始僎東北象春始介西南象秋始其四時不離天地陰陽之內而

坐即是賓主介僎之所象也○曰聖者聖通也謂上諸事並

是通賓主之意也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者謂通賓主之事

其道已立能將之以恭敬乃謂之禮也○禮以體長幼曰

德德者得也既能有禮以體成長幼於事得宜故曰德也○

德也者得於身也重釋稱德之義是得善行於其身謂身之

所行者得於理也○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者術者藝

也言古之人學此才藝之道也將以得身也謂使身得成也

此謂賓賢之人有術道今以賓敬接待之事其尊敬學習術

道身得成就而有令名○是故聖人務焉者以

上賓主德義之事於禮最重故聖人務行焉

祭薦祭酒

敬禮也噲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

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

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

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

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非專爲飲食言主於

相敬以禮也致實謂盡酒也酒為觴實祭薦祭酒齊肺於席
中唯啐酒於席末也○祭薦本亦作薦同齊才細反肺芳廢
反啐七內反專為于疏祭薦至爭矣○正義曰此一節明
偽反下及注專為同祭薦者主人獻賓賓即席祭所薦時肺醢
也○祭酒者賓既祭薦又祭酒也○敬禮也者言賓既祭薦
又祭酒是賓敬重主人之禮也○齊肺者禮也賓既祭酒之
後興取俎上之肺齊齒之所以嘗主人之禮也○啐酒成禮
也於席末者啐謂飲主人酒而入口成主人之禮於席末謂
席西頭也案鄉飲酒禮云祭肺醢奠爵右取肺卻左手右絕
末以祭尚左手齊之興加于俎坐挽手遂祭酒齊肺在前祭
酒在後此先云祭酒者齊是嘗齊之名祭酒是未飲之稱故
祭酒與祭薦相連表其敬禮之事○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
食也者若此席專為飲食應於席中啐酒今乃席末啐酒此
齊肺在席中者敬主人之物故在席中啐酒入於已故在席
末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者於席上祭薦祭酒是貴禮
席末啐酒是賤財也○卒解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
專為飲食也者卒解主人酬賓賓卒立以兵解也致實謂致

盡其所實之酒於西階上不就席卒解者言此席之上非專
為飲食也故不於席所而卒解啐纔始入口猶在席末也卒
解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前文方論設席之禮故言是席之
正此覆說前席故變文言是席之上上亦正也此先禮而後
財之義也者先禮則貴後財則賤則亦上下互而相通也○
注致實至末也○正義曰以經卒解致實既云卒解論其將
欲卒解之時舉其事者致實論其盡酒之體故更言致實也
云酒為觴實者以盡酒稱致實之意酒為觴中之實今致盡
此實也云祭薦祭酒齊肺於席中唯啐酒於席末也者皆鄉
飲酒禮文

鄉飲酒之禮六

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
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
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
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
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

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

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此說鄉飲酒謂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

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也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屬民而飲射于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為主人焉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從大守相臨之禮也○弟音悌下同行下孟反索色百反屬音燭大守音泰下手又反相悉亮反漢制郡
疏○正義曰此有大守國有相或息羊反則以連下句
明黨正欲酒正齒位之事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者按鄉飲酒禮賢能則用處士為賓其次為介其年老者為之其餘少者為之此正齒位之禮其實介等皆用年老者為之其餘為眾賓賓內年六十以上於堂上於賓席之西南面坐若不盡則於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其五十者傍同南面立也○以聽政役者所以立於階下示其聽受六十以上政事役使也所以明尊長也者言欲明尊敬六十之長老故立而聽政役也六十者三豆至九十者六豆者以其每十年加一豆非正禮故不得為籩豆偶也其五十者亦有豆也但二豆而已則鄉

飲酒禮眾賓立於堂下者皆二豆其賓介之豆無正文當依眾賓之年而加之也○所以明養老也豆是供養之物故云明養老立侍是陪侍之儀故云明尊長也○而后乃能入孝弟者人若知尊長養老則能入孝弟之行也民入孝弟謂入門而能行孝弟○出尊長養老者謂出門而能尊長養老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者諸於也謂春秋二時聚合其民於州長鄉射之禮以教之鄉飲酒之禮謂十月黨正飲酒是教之鄉飲酒之禮既州長教射黨正教飲酒則民知尊長養老故孝弟之行以此而成立也○注此說至禮也○正義曰鄭知此經所說是黨正正齒位者以儀禮鄉飲酒之篇無正齒位之禮今此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故知是黨正正齒位之禮今此云六十者坐五十者及其禮未皆以醉為度雜記云一國之人皆若狂是也云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為度雜記云一國之人皆若狂是也云職文引之者證經中之鄉射也云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者既州長春秋以禮為度雜記云一國之人皆若狂是也云鄉之屬也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者鄭更云別解此州黨謂之鄉大夫所居此州黨行飲酒射之禮鄉大夫則代此州黨正為主人故得稱鄉射鄉飲酒也若鄉之州黨鄉所不居則鄉大夫不得為主亦不得稱鄉射鄉飲酒也

正飲酒可也。云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者謂郡治之下及王侯有國治之下滿萬戶以上之令不滿萬戶之長於巴縣或射或飲酒則從郡之大守及王國之相來自行禮相監臨之儀不用令長禮也。令長射而飲酒似州長黨正也。大守與相來監臨似鄉大夫。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

道之易易也

鄉飲酒也。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易易皆以政反注及下易易同。

疏

孔子至易也。正義曰謂孔子先觀鄉飲酒之禮而稱知王道之易易故記者引之。結成鄉飲酒之義。吾觀於鄉者鄉謂鄉飲酒言我觀看鄉飲酒之禮有尊賢尚齒之法則知王者教化之道其事甚易以尊賢尚齒為教化之本故也不直云易而云易易者取其簡易之義故重言易易猶若尚書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皆重言取其語順故也。主

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謂速即家召之別猶明也。疏主人至別矣。正義曰此一經別彼列反注及下注同。疏明鄉飲酒之禮主人待賓之異

明貴賤之別也。眾賓自從之者主人親自速賓并往速介而眾賓不須往速自從賓介而來也。而眾賓自入者謂賓介至門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不須拜自入門是賓介貴於眾賓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

矣至于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醉而降隆殺

之義別矣

繁猶盛也。小減曰省。辨猶別也。尊者禮隆卑者禮殺。尊卑別也。省所領反徐疏幸反注同。醉音昨殺色。疏三揖至辨也。正義曰此明主人於賓

節繁者主人於賓三揖三讓拜其來至又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而自飲以酬賓是辭讓之節其數繁多也。及介省矣者案鄉飲酒介酢主人則止主人不醉介也是及介省矣。至于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醉而降者案鄉飲酒之禮主人獻眾賓于西階上受爵坐祭立飲不醉主人而降西階東面也。隆殺之義辨矣者於賓禮隆眾賓禮殺是隆殺之義別也。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

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

人揚解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工謂樂正也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者自此至去不復升也流猶失禮也立司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一人或為二人。笙音生間問廁之間。疏。工入至流也。正義曰此一合如字徐音閣復扶又反。節論鄉飲酒設樂樂賓罷則以禮正之不至流邪之事也。工人升歌三終者謂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也。主人獻之笙入三終者謂吹笙之人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一終也。主人獻之者謂獻笙入也。間歌三終者間代也謂笙歌已竟而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也。堂上人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為一終又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由儀此為二終也又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此為三終也此皆鄉飲酒之文故鄭注鄉飲酒云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也。南有嘉魚言大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以禮下賢者賢者藁蔓而歸之與之燕樂也南山有臺言大平之治以賢者為本此采其愛友賢者為邦家之基民之父

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也由庚崇丘由儀合亡其義未聞也。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若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芣合之若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所以知然者則鄉飲酒云乃合樂周南召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鄭云合樂謂歌與衆聲俱作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芣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脩其法度也。工告樂備遂出者謂樂正工先告樂正樂正告賓以樂備而遂下堂也言遂出者樂正自此至去不復升堂也鄉飲酒云工告于樂正樂正告于賓乃降注云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事也降立西階東北面。一人揚解乃立司正焉者一人謂主人之吏也一人舉解之後乃立司正樂既備將留賓旅酬為有懈隋故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為司正以監之也舉解示將行旅酬也鄉飲酒云作相為司正又云司正洗解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注云為賓欲去留之告賓於西階又云司正既舉解而薦之。知其能和樂而司正主人之屬也無獻因其舉解而薦之。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者結之也流失禮也工升歌後立司正以正之故知

鄉飲酒能和樂不流邪失禮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

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

矣遺猶脫也忘也少詩召反沃於木反弟音梯下弟長同脫徒活反又音奪疏實酬至遺

曰此經明旅酬之時賓主少長皆得酬酒長幼無被遺棄之事少長為齒以次相旅至於執掌鬯洗之人以水沃盥洗爵者皆預酬酒之限此經主人酬介介酬眾賓雖據旅酬之時其少長以齒終於沃洗是無筭爵之節也但因其旅酬遂連言無筭爵欲見無不周徧弟長而無遺而知終沃洗是其無筭爵案鄉飲酒記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筭爵然後與是也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者弟少也言少之與長皆被恩澤而無遺棄也故云降說屢升坐脩爵無數飲

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

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朝夕朝莫聽事也不

廢之者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其正也終遂猶充備也疏

廢朝直遙反注朝夕既朝同莫音暮下同先悉薦反降說至亂也正義曰此一經明飲酒之禮雖爵行無數猶能節文自終不至於亂也降說屢升坐者此謂無筭爵之初也以前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屢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屢升堂坐也脩爵無數者謂無筭爵也熊氏云謂行爵無數矣朝不廢朝者朝後乃行飲酒之禮是朝不廢朝也○莫不廢夕者謂飲酒禮畢乃治私家之事是莫不廢夕也謂鄉飲酒之禮若黨正飲酒一國若狂無不醉也節文終遂焉也者終謂終竟也遂謂申也言雖至飲畢主人備禮拜而送賓節制文章終竟申遂不有闕少故鄭云終遂猶充備也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謂安在於燕樂而不至亂也貴

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

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

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

也疏貴賤至易也正義曰此一節摠結上經明上五種之事又覆說前文孔子所以知王道之易易也

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者五行謂上第一云貴賤之義別第二云隆殺之義辨第三云和樂而不流第四云弟長而無遺第五云安燕而不亂是五種之行也。彼國安而天下安者以鄉飲酒於此將天下諸侯為彼國故云彼國安而天下安也。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饌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日出於東饌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行下疏鄉飲至本也。正義曰此記者更覆說鄉飲酒之孟反。義有所法象之事前文雖備故此更詳也。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者前文天地共言故云賓主象天地此則析言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者主之所尊敬故以賓象天主供物以養賓故以主象地也。設介饌以象日月者則前經陰陽也但陰陽據其氣日月言其體饌在東北象日出也介在西南象月出也。注三光三大辰也。正義曰案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云大辰者何大火也伐為大辰

北辰亦為大辰故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北辰是三大辰也何休云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取以為正故謂之大辰。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祖猶法也狗所以養賓陽氣主養萬物。亨普萌反。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海水之委也。阼才路反委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大古無酒用水。疏於偽反。亨狗至本也。正義曰此一節覆明立主象地以下諸文之意也。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者此覆說前文差出自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者此覆說前經洗當東榮因說水在洗東法天地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者此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

春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

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

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借藏也春猶蠢也蠢動

言生也假大也愁讀爲孳孳也察猶察察嚴之貌也南

鄉鄉仁貴長大萬物也察或爲殺鄉許亮反下及注鄉仁

南鄉東鄉皆同蠢尺九反蠢動生之貌夏戶嫁反下同假古

雅反下同愁依注讀爲孳孳子留反下同爾雅云孳察也藏如

字下同徐才浪反借音介必東鄉介賓主也獻酬之

佩殺如字又色戒反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

將西賓將南介闕其間也。覲音間廁之間

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

萬物者也言禮之所共由主月者三日則成魄三

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

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言禮者陰也大數取

反參七疏禮必至參也。正義曰此一節更認明鄉飲酒

南反禮坐位所在并明三揖三讓每事皆三之義。

產萬物者聖也者聖之言生也東方產有萬物故爲聖也。

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者假大也謂養有萬物長之使大仁恩

也五行春爲仁夏爲禮今春爲聖夏爲仁者春夏皆生養萬

物俱有仁恩之義故此夏亦仁也聖既生物以生物言之則

謂之聖故東方爲聖也各以義言之理亦通也。中者藏也

者言北方主智亦爲信也若以五行言之則爲信若以萬物

歸藏言之則爲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者主。獻賓將西

行就賓賓又南行將就主人介在西階之上以介闕隔賓主

之間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也者釋所以主人居東方之

意東方產有萬物主人共客所須故主人造爲產萬物之象

也。月者三日則成魄者謂月盡之後三日乃成魄魄謂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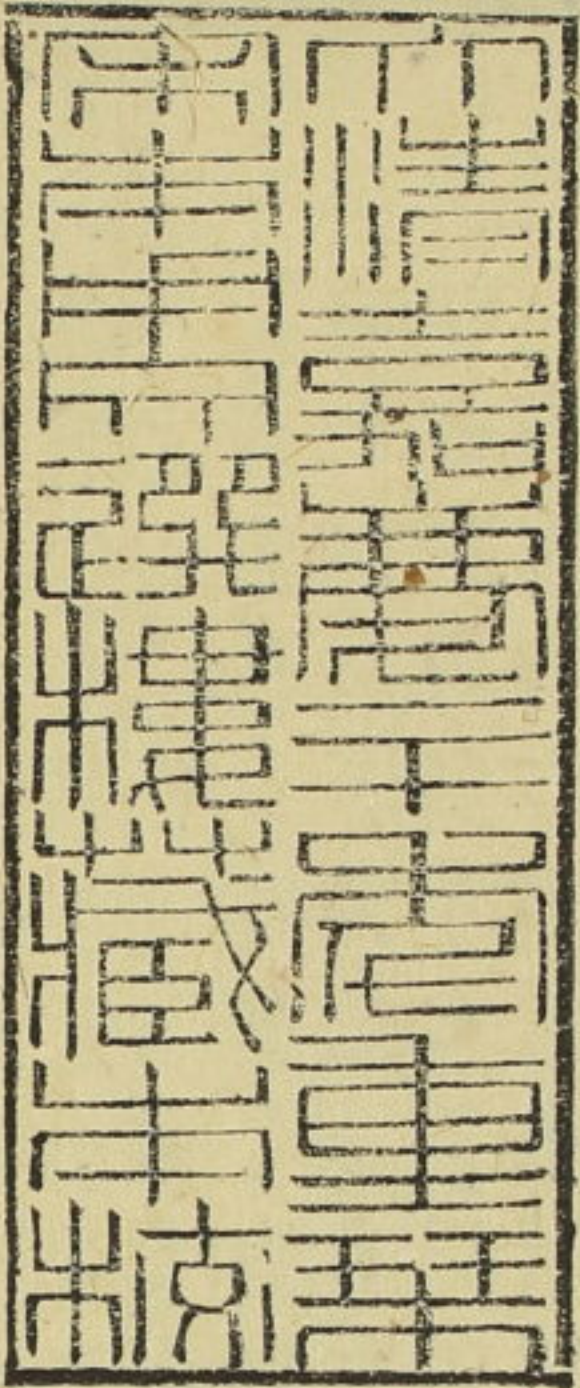
生傍有微光也此謂月明盡之後而生魄非必月三日也若

以前月大則月二日主魄前月小則三日乃生魄。三賓者

數取法
於月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一

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一



江西南昌府學棧

禮記注疏卷六十一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一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一

冠義第四十三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節

言三始既備乃可求以三行也

毛本作備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

此本備字闕閩監本同

同鄉老而致仕者

惠棟按宋本岳本嘉靖本考文引古本同閩監毛本同誤謂衛氏集說同

阼謂主人之北也知者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知字脫

或有舊俗行先代之禮

閩監本同毛本先代二字倒

未冠之前以其名別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以其作則以

但元端上士則元裳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元端誤衣冠

見於鄉大夫謂在朝之鄉大夫也

閩監毛本同劉台拱按二鄉字並改卿衛

氏集說作鄉大夫在朝之卿大夫

聘禮不腆先君之祧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禮下有云字衛氏集說同

以左傳魯襄公冠於衛成公之廟

惠棟按宋本作襄此本襄字闕閩監毛本

襄誤成

昏義第四十四

案昏字毛本及衛氏集說與此本同各本並作昏與石經同後放此釋文亦作昏各本義

字同毛本義誤禮。按作昏是也說文云从日氏省

是娶告父母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娶下有妻字

舜三十不娶謂之鰥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舜下有年字衛氏集說同

昏禮者節

惠棟云昏禮節父親醮子節宋本合為一節

昏禮者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昏者云一本作昏禮者

昏禮至禮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昏禮云謂誰氏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云謂作去為案作為是作去非衛氏集說亦作

云為

父親醮子節

合登而醕

石經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登作登衛氏集說同。按依說文當作登从豆蒸省聲登假借字登

登皆登字之譌

敬慎重正節

敬慎至本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宋

夫禮始於冠節

和於射鄉闕本石經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射鄉二字倒衛氏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射鄉

夫禮至體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夙興節

段脩石經作段岳本同釋文同此本段誤段嘉靖本闕監毛本段誤段衛氏集說同

夙興至代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成婦禮節

室人謂女媰女叔諸婦也闕監本同岳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毛本媰誤姑衛氏集說嘉靖本同

成婦至重之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女媰謂壻之姊也闕監本同毛本媰誤姑衛氏集說同

是以古者節

教成之者女師也嘉靖本闕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成字朱監本衛氏集說同岳本教成之作其教之

若天子公邑官家之官爾闕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爾作耳衛氏集說同

古者天子節

后聽內職惠棟校宋本作職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此本職誤治闕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案禮記集說引呂大臨禮記解云凡天子所聽皆外治后所聽皆內職馬希孟禮記解云治者職之摠職者治之別故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至善堂九經本並作職

所以承副施外內之政也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嘉靖本岳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

本副誤嗣

取其相應有象大數也

閩監毛本作象大此本象大二字同

古者至盛德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經因上夫婦昏禮之事

閩監本同毛本因上二字

注路寢一小寢五

惠棟按宋本注下有云字衛氏集說同此本云字脫閩監毛本同

為王所求為於北宮也

惠棟按宋本柯閩監毛本北誤此衛氏集說亦作北上為作謂

是故男教不脩節

為后服資衰

閩監毛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坊本資作齊依注改釋文出資衰云依注作齊○按

依說文當作齋从衣齊聲經傳多假齊為之資亦假借字古音次聲齊聲同部也

是故至義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卯往侵辛由反克金

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由作木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二則卿大夫飲國中賢者

此本卿字不誤閩監毛本卿誤鄉衛氏集說同

又云君子謂卿大夫飲國中賢者

此本卿字不誤閩本同監毛本卿誤鄉

學生最賢使為賓

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本生字殘關毛本生作士

此鄉大夫為主人與之飲酒

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此誤比

鄉飲酒之義節

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

惠棟按宋本有之字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之

字空闕此本之字脫閩監毛本同通典七十三亦有之字

鄉人士君子節

君子謂卿大夫士也

閩監本作卿嘉靖本鄉誤鄉有士字此本同毛本同岳本亦作卿無士字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亦無士字段玉裁按云案下文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即承此君子謂卿大夫士而釋之也宋監本無士字非

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

閩監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嘉靖本毛本卿誤鄉段玉裁云鄉飲酒禮疏引此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

不敢專大惠

此本注止此句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山井鼎云釋文鄉人士君子至諸侯則三鄉百八字宋板與注不敢專大惠連接為注古本無但後人依宋板誤補入之案山井鼎所據宋板即惠棟所按宋本惠棟於此處無明言但於釋文周禮下添注一云字似亦從宋本按者此朱本在未附釋音之前何由驛入

釋文疑百八字為鄭氏注文所本有釋文云鄭云鄉人鄉大夫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士也周禮天子六鄉鄭司農云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司徒職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諸侯則三鄉自周禮天子六鄉至諸侯則三鄉百三字統承上鄭云之下未見謂卿大夫士也以上為鄭云周禮天子以下必不為鄭云也

鄉人至賓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以卿大夫等唯有東房

閩監毛本卿作鄉衛氏集說同

地道尊右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右作左

賓主象天地也節

賓主至務焉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德也者得於身也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也下有者字

祭薦祭酒節

主人酬賓賓卒立以兵解也

惠棟按宋本兵作立閩本兵字闕監毛本兵作據案皆誤盧文弼鍾山禮記云本當云左人酬賓賓立以卒解也

不就席卒解者言此席之上

閩監本同毛本此作是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節

鄉飲至立矣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及王國之相來自行禮相監臨之儀

閩監毛本王作主衛氏集說同齊召

南云主國當作王國段玉裁按云下相字衍文

工八升歌節

工八至流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則鄉飲酒云乃合樂周南召南關雎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召南二字衛氏集說同

合樂謂歌與衆聲俱作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歌下有樂字按有樂字與鄉飲酒禮

注合

賓禮辭許注云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許字○按宋本非也

降說屨節

降說至亂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猶能節文自終不至於亂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文自誤立目

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也下有者

貴賤明節

貴賤至易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如此五行者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如字

賓必南鄉節

察猶察察嚴之貌也

閩監毛本嚴下有殺字岳本嘉靖本同此本殺字脫衛氏集說殺誤殺釋

文出嚴殺

言禮之所共由主人出也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共作在案在

字非也釋文出所共音恭正義亦云主人共客所須

大數取法於月也

惠棟校宋本如此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法上行象字此

本空闕

賓必至參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更摠明鄉飲酒禮坐位

惠棟校宋本無禮字閩監毛本明作言酒下亦衍禮字衛氏集

說亦作明

每事皆三之義

惠棟校宋本作之義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之義二字誤以成禮三字此本空

闕

聖之言生也

閩監本作生此本生誤主毛本誤升

東方產育萬物故為聖也

惠棟校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為聖上行為春

二字也字脫

長之使大仁恩也

惠棟校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仁恩也誤亦為仁此本空闕

於五行春為仁

閩監毛本有於字惠棟校宋本無此本空闕

春夏皆生養萬物俱有仁恩之義考文引宋板如此闕
監毛本生養萬物四

以生物言之則謂之聖考文引宋板如此闕
監毛本言

字此本空闕

藏也者此言北方主智闕監毛本有此字
惠棟按宋本無此字

主人獻賓將西行就賓惠棟按宋本如此
闕監毛本賓將西三字誤酬之

禮既四字此本空闕

賓又南行將就主人闕監毛本如此
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無賓字

以介覲隔賓主之間也惠棟按宋本如此
闕監毛本隔字誤在於二字此

本空闕

釋所以主人居東方之意惠棟按宋本如此
闕監毛本意上衍義字此本

主人共客所須闕監毛本同
考文引宋板共作供衛氏

故主人造為產萬物之象也闕監毛本如此
衛氏集說象下無者字考文引

宋板象者二字作事字此本空闕

魄謂明生惠棟按宋本如此
闕監毛本如此

若初以前月大闕監毛本如此
衛氏集說初上無若字

闕

三賓者政教之本者惠棟按宋本如此
闕監毛本政上

象國之立三卿考文引宋板同
闕監毛本象上衍亦字

大數取法於月也

閩監毛本法上衍象字

故禮之數取法於月也

考文引宋板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數上衍大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一

惠棟校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八終記云凡二十九頁

禮記注疏卷六十一技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二

禮記注疏

射義第四十六

陸曰鄭云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德行取其士之義也別錄

屬吉禮。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德行取其士之義也別錄屬吉禮。此篇中有鄉射又云不失正鵠正則賓射然則鄉射賓射俱有之矣今日錄唯云燕射大射者但此篇廣說天子諸侯大射燕射之義不專於鄉射賓射故鄭目錄特舉大射燕射其射之所起起自黃帝故易繫辭黃帝以下九事章云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注云揮夷牟黃帝臣是弓矢起於黃帝矣虞書云侯以明之是射侯見於堯舜夏殷無文周則具矣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

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

序也言別尊卑老穉然後射以觀德行也。長丁丈反。疏

古者至序也。正義曰此一篇之義廣說射禮明天子以下射之樂章上下之差又明天子諸侯選士與祭之法因明孔子饗相之圃簡賢選士警衆之事又明君臣父子正鵠之義是男子有事於射故男子初生設桑弧蓬矢之義又明志正射中之義飲酒養病之事今各隨文解之此經明將射之時天子諸侯先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卿大夫將射先行鄉射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者案儀禮大射在未旅之前燕初似饗即是先行饗禮而云先行燕禮者燕初似饗正謂其行禮似饗其餘則燕故禮其牲狗及設折俎行一獻此等皆燕之法也故云先行燕禮也。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者謂臣於堂下再拜稽首升成拜君答拜似若君盡竭其力致敬於君君施惠以報之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者此鄉飲酒謂黨正飲酒以鄉統名則前篇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也。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

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

此可以觀德行矣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正鵠之名出自此也。中丁仲反。

下同正音征鵠古毒反徐又如字。疏者之禮言內志審正則射能中故見其外射則可以觀其內德故云可以觀德行矣。注正鵠之名出自此也。正義曰以賓射之謂之正正者正也欲明射者內志須正也鄭注大射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是也。以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直是正鵠之名出自射者而來故云正鵠之名出自此也。

其節天子以騶虞

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

士以采繁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

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繁者樂不失職

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

騶虞歎仁人也與詩義同也以騶虞不食生物故云于嗟乎其仁人騶虞既為天子樂章而儀禮鄉射用之者鄭注鄉射云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魯孫之詩謂之狸首者狸首篇名魯孫者其章頭也儀禮大射奏狸首間若一鄭注云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故謂之狸首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

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

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選士

者先考德行乃後決之於射男子生而有射事長學禮樂以飾之○數色角反下同長丁丈反疏是故至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射禮簡選諸侯以下德行能否故聖王所以務以射選諸侯卿大夫者諸侯雖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但既為諸侯卿大夫又考其德行更以射辨其才藝高下非謂直以射選補始用之也○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者男子生有縣弧之義故云射者男子之事因此射事更華飾以禮樂則容體比於

禮其節比於樂是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者謂諸事之中能窮盡禮而可數數為之以與立人之德行諸事之中無如於射唯射能如此故聖王務靈焉也○注男子至飾之○正義曰男子生而有射事者案內則篇云男子生設弧於門左是也云長學禮樂以飾之者案內則篇云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是長學禮樂以華飾射事也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

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

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

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

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

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

射為諸侯也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

○此毗志反下同親合也中丁仲反下同是以諸侯君

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

流亡者未之有也流猶放也書曰流共疏是故至

正義曰此一節明射為諸侯之事又明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無流亡之患○諸侯歲獻者謂諸侯每歲獻國事之書及獻計借之物於天子也○貢士於天子者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也○天子試之於射宮者言天子試此所貢之士於射宮之中○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者此謂大射也○注歲獻至一人○正義曰以經云歲獻貢士於天子恐歲獻之文只是貢獻於士故云歲獻國事之書云及計借物也者漢時謂郡國送文書之使謂之為計吏其貢獻之功與計吏俱來故謂之計借物也借俱也非但獻國事之書又俱獻貢物故云及計借物知歲獻國事之書者小行人云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注云貢六服所貢也功考績之功也秋獻之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也云三歲而貢士者以經貢士之文繫歲獻之下恐每歲貢士故云三歲而貢士也又知三歲者案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

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不云益地者文不具矣書傳又云貢士一不適謂之過注云謂三年時也再不適謂之放注云謂六年時也三不適謂之誣注云謂九年時也一紉以爵再紉以地三紉而地故詩曰曾

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

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

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

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

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此曾孫之詩

也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也莫處無安居其官次者也御猶侍也以燕以射先行燕禮乃射也則燕則譽言疏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國安則有名譽譽或為與

大莫處御于君所具也。正義曰：上經說諸侯君臣之射，此明諸侯之射，所歌樂章節者，此狸首之詩也。所以論燕射則燕則譽故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也。此詩名狸首而發首云曾孫侯氏者，但此篇之中有狸首之字，在於篇中撮取狸首之字以爲篇首之目，謂若騶虞之詩，其字雖在篇內而名騶虞矣。曾孫侯氏者，謂諸侯也。此諸侯出於王，是王之曾孫也。故云曾孫侯氏矣。若左傳云：曾孫蒯聃之類是也。四正具舉者，將射之時，先行燕禮，其燕之時，四度正爵，悉皆舉，編謂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四獻既畢，乃後射。故云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者，言爲燕之時，大夫君子及庶衆士等。小大莫處，御于君所者，言大夫士等小之與大，無有處於職司而不來者，皆御待于君之處所也。以燕以射者，謂先行燕禮而後射也。則燕則譽者，燕安也。既君臣歡樂用是燕安而有聲譽也。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正謂脩正言射者是諸侯自爲脩正之具，言脩正得安由於射也。故前文云：內志正謂此也。注此曾至名譽。正義曰：以諸侯射以狸首之篇，謂今詩文無狸首之篇。今射義有載曾孫之詩，故知是狸首也。云正爵，四行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者，大射禮文云：乃後樂作而射也。者案大射禮，獻大夫之後，乃後工入樂作而後射。此謂大射也。若燕射則說履升堂坐之後，乃射矣。故燕禮說

履升堂獻士畢，若射則大射。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也。

觀者如堵牆
矍相地名也。樹葉疏曰：圃，矍俱縛反。注同。相息亮反。矍相地名。圃音補。徐音布。觀如字。又古亂反。堵，丁古反。疏一本作疏所魚反。

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

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

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
先行飲酒禮將

射乃以司正爲司馬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爲司射也。延進也。出進觀者欲射者也。賁讀爲償，償猶覆敗也。亡國亡君之國者也。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子路陳此三者而觀者畏其義則或去也。延或爲誓。賁依注讀爲償音奮覆敗也。將子匠反與音預注同。不入一本作不得入者非也。賁讀音奔覆方卜反奇居宜反下同。後如字。又音候。

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

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

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廟有存

者

之發聲也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語謂說義理也三十曰壯者耄皆老也流俗失俗也處猶留也八十九曰旄百年曰期頤稱猶言也行也者不言有此行不可以在此賓位也序點或為徐點壯或為將旄期或為旄勤今禮揚皆作騰。公罔人姓也又作罔之裘裘名也之語助序點多章反序姓點名也解之鼓反弟音悌音音巨支反六十曰耆耄大結反七十曰耄一云八十曰耄好呼報反下同脩身以俟死絕句者不此二字一句下及注皆同旄本又作耄莫報反八十九曰耄期本又作旗音其如字百年曰期頤頤養也稱如字不亂絕句本或作而不亂廟音勤又音僅少也期頤以支反鄭注曲禮云期疏孔子至存要也頤養也言有此行不絕句行音下孟反疏者。正義曰從篇首以來釋天子以下射樂之節又說大射之禮并顯諸侯狸首之義故此一節載孔子射於罍相之圖選賢誓眾

之禮也。射至於司馬者欲射之前先行鄉飲酒之禮獻賓及介獻眾賓之後未旅之前作相為司正至於將射轉司正為司馬故云射至於司馬也。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謂立司馬之時孔子使子路為司射之官出門而延進觀者及欲射之人曰賁軍之將者賁謂覆敗也敗軍之將言無勇也。亡國之大夫者謂亡君之國言不忠且無智也。與為人後者與猶奇也謂有人無後既立後說此人復往奇之是其貪財也。不入其餘皆得入也。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其餘無此三惡者皆得入也。時使一人俱舉觶誓眾而說所誓之事此舉其目故終舉二人於是公罔之裘先言序點後言矣。幼壯孝弟者謂二十之幼三十之壯能於幼壯以來能行孝弟也。耆耄好禮者謂六十之耆七十之耄老而不倦愛好於禮。不從流俗者身行獨行不從流俗之俗也。修身以俟死者謂脩潔其身以俟於死者不在此位也者。不問此衆人之中有此上諸行不若則有則可在此實位矣。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者此之所誓彌精於前則雖云孝弟好禮未能不倦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旄謂八十九曰旄期謂百年曰期頤年雖甚老行道不亂亦喻前文者耄好禮是後者彌精也但此記

所陳唯約鄉射禮也。○子路出延射者是將射之前按鄉射
司射比衆耦於堂西此出延者但觀者既多庭中不容故出
延之入乃比耦以初門外未入觀者既多未有賓主之禮故
誓惡者令其不入以鄉飲酒禮差之射禮畢旅酬之時乃使
二人舉觶故鄉射禮畢司馬反爲司正樂正升堂復位賓取
俎西之解酬主人主人酬大夫自相旅畢君使二人舉觶於
賓與大夫則當此公罔之裘序點二人舉觶之節也但衆賓
射事既了衆賓皆在賓位主人以禮接之不復斥言其惡於
此但簡其善公罔簡而尚疏序點簡而轉詳旄期之老不復
能射得云在位者此極老之人本來觀禮雖不能射與在賓
中故知旅酬之時其人猶在也。○注先行至去也。○正義曰
知先行飲酒禮者按儀禮鄉射先行飲酒之禮此射鬯相之
圃謂賓射故鄭注鄉侯二正是用賓射之正又鄉大夫職云
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鄭引此孔子射於鬯相之事故知
與此鄉射同也云賁讀爲僨者若春秋鄭伯之車僨於濟說
文云僨僨也是僨爲覆敗也云與猶奇也者謂他人無後既
有人後之相爲合配今已更往後之是配合之外更有奇隻
故云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注之發至位
也。○正義曰按經下云公罔裘上云之裘故知之是發聲也
即裘爲名矣云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者

鄭釋其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之事古者於旅也語者鄉
射記文鄭注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也云
者蓋皆老也者按曲禮云六十曰耆服虔注僂九年傳云七
十曰耄大畧言之七十八十謂年餘七十也又毛詩傳云八
十曰耄大畧言之七十八十皆謂之耄也云者不言有
行不可以在此賓位者謂射畢旅酬之時衆賓之位矣 射
之爲言者釋也或曰舍也釋者各釋己之志
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
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
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
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
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
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

大射將祭擇士之射也
以爲某鵠者將射

還視侯中之時意曰此鵠乃為某之鵠吾中之則成人不中
之則不成人也得為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為諸侯謂有讓也
○釋音亦徐音釋舍如字舊音捨中丁仲反下及注皆
同鵠古毒反徐如字注同射食亦反下射天地四方同
射之至諸侯○正義曰此一經釋稱射之名及鵠之與侯之
文○射之為言釋也者此記者訓釋射之名射者是釋也釋
陳也言陳已之志○或曰舍也者是記者又解射名故云射
者舍也舍中也謂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能中也釋者各
釋已之志也者言君臣父子各舒陳已之志意則下云為人
父者以為父鵠是也○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者此覆說釋
上或曰舍也舍中也○為人父者以為父鵠者凡射者大射
則皮侯賓射則正侯燕射則獸侯唯大射有鵠此據大射而
知然鵠則上下俱同無復君臣父子之別而言以為父鵠者
謂升射之時既身為人父則念之云所射之鵠是為人父之
鵠中則任為人父不中則不任為人父故為人父者以為
父鵠以下放此○故射者各射已之鵠者謂眾射之人雖共
射一鵠各射已之所主之鵠也○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
者言天子所射之物謂之射侯言射之中能服諸侯也舉大
射言之其實賓射燕射皆謂之射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
者謂數有慶賜堪得久為諸侯也○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

疏

者數被責讓不堪久為諸侯也非為射中封為諸侯不中不
得為諸侯也○注大射至讓也○正義曰大射將祭擇士之
射者即下文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所以擇士是也云
將射還視侯中之時意曰此鵠乃為某之鵠者案大射禮云
耦升自西階並而東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
還視侯中謂於此之時南面迴還視侯中也中謂身謂視侯
中身也射者意云此鵠乃為某之鵠謂父之鵠子之鵠不定
一故稱某也云吾中之則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者中之
則能成其父子君臣若不中則不能成其父子君臣故知父
鵠子鵠也云得為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為諸侯謂有讓也者
鄭恐得為諸侯始封以土不得為諸侯則奪其國故明之也
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為大射是將祭擇士之
射二為賓射諸侯來朝天子入而與之射也或諸侯相朝而
與之射也三為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其天子諸侯大夫三
射皆具其士無大射故鄭注云士不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是也其
夫不及於士故鄭注云士不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是也其
實射燕射士皆有之故射人云士射豕侯二正是士有賓射
也又鄉射記云士布侯畫以鹿豕是士有燕射矣其侯天子
大射則射皮侯故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又司
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鄭注考工記皮

侯謂此侯也畿內諸侯大射則張熊侯豹侯故司裘職云諸
侯則共能侯豹侯設其鵠是也唯畿外諸侯大射亦張三侯
鄭注云遠尊得伸故亦張三侯一曰大侯鄭注云則天子熊
侯謂以熊皮飾之曰參侯鄭注云參雜也豹鵠而麋飾三
曰豸侯鄭注云豸胡犬皮飾侯若畿內卿大夫射侯無文於諸
侯既得三侯其卿大夫蓋降君一等則參侯豸侯其大射之
侯皆有鵠也其鵠則三分侯中而居其一焉凡皮侯者各以其飾
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凡皮侯者各以其飾
侯之側又方制其皮以為鵠故鄭注司裘云以虎熊豹麋之
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享謂之鵠謂之鵠者取名於鵠也
鴻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鵠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
射所以直己志則是但取其名非是實鳥也此侯道鄭注司
裘云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
侯亦九十參七十千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其天子以下賓
射則射人云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卿大夫射一
侯三正士射豸侯二正鄭云謂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五正者
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畫以朱綠鄭
又云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一正而已此皆與賓
射於朝之禮也考工記梓人職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凡

賓射之侯謂之正鄭注大射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
名題肩為正然則天子賓射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畿內諸
侯賓射用三正之侯卿大夫用二正之侯士亦用二正之侯
又飾以豸畿外諸侯以下賓射其侯無文約大射諸侯既同
天子張三侯則賓射亦同天子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其卿
大夫射亦三正二正之侯士射二正之侯若五正者同虎侯
九十弓三正者同熊侯七十弓二正者同豹侯五十弓凡中
央之赤皆方二尺以外之色皆分布之其外又畫以雲氣天
子以下燕射則尊卑皆用一侯故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
諸侯麋侯赤質皆謂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鄭注
云白質赤質皆謂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鄭注
豕皆正而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
偶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
臣相養也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謂此也鄉射記天子以
列畿內畿外之異則諸侯以下外內同也鄉射記天子以
下皆五十弓侯中同方一丈也降尊以就卑言燕主歡心故
也而皇氏沈氏乃云天子熊侯或云九十弓或云七十弓乃
同三侯上下之差文無準據其義非也其侯用布之數案鄉
射記鄉侯五十弓則侯道五十步也以弓之下制長六尺以

射用弓故稱弓一弓取二寸以為中則侯中方一丈也鄉射
記又云倍中以爲躬注云躬身也謂中之上下幅也布各
二丈鄉射記又云倍躬以為左右舌謂躬之上下橫一幅
布張於躬外左右而出謂之舌考工記謂舌爲个躬既二丈
上舌倍躬則用布四丈也鄉射記又云下舌半上舌注云半
者半其出於躬者也上舌出躬各一丈則下舌出躬各五尺
然則下舌用布三丈也而計之侯中方一丈凡五幅用布五
丈上下二躬用布四丈上舌復用布四丈下舌用布三丈故
鄭注鄉射記云鄉射侯用布十六丈也以此計之侯道七十
弓則侯中方丈四尺七幅幅別丈四是用布九丈八尺上
二躬各倍中用布五丈六尺上舌倍躬亦用布五丈六尺上
舌出躬各丈四尺下舌半上舌則左右各減七尺則下舌用
布四丈二尺故鄭注鄉射記云七尺步之侯用布二十五丈
二尺其九十弓之侯則侯中方丈八尺凡九幅幅別一丈八
尺侯中用布十六丈二尺其上下二躬各倍中用布七丈二尺
上舌倍躬長七丈二尺其舌出躬各丈八尺故鄭注鄉射記云
躬者則左右各減九尺下舌長五丈四尺故鄭注鄉射記云
九十步之侯用布三十六丈其張三侯之體同道位之近者
最下遠者漸高故大射云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
干不及地武以此計之射侯下畔去地尺二寸射侯之體上

下躬及舌摠有四幅凡廣八尺侯中方一丈是射侯摠高一
丈九尺二寸此射侯上畔去地一丈九尺二寸以此射侯上
畔則是參侯之鵠去地之數也其參侯下方丈四其三分一得
參侯之中鵠下有三分之一參侯自鵠以下凡有八尺六寸三
四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是射侯上畔去地一丈九尺二寸去
分八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是射侯所掩射侯上畔去地一丈九
寸之一故鄭注大射云參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寸半也云少
半寸則三分寸之一也射侯既去地一丈九尺二寸更加參
侯之中三分寸之二九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又加參侯上躬與
个四尺則參侯上畔去地三丈二尺五分寸之一又加參侯上
大侯鵠下之數也其大侯下舌及躬并侯中三分寸之一摠一
丈爲參侯所掩於三丈二尺五分寸之一減其一丈二尺
是參侯下畔去地之數故鄭注大射云大侯去地二丈二尺
五寸少半寸也其耦射人云王以六耦諸侯以四耦卿大夫
士以三耦又射人云諸侯以下謂畿內也若畿外諸侯以下
則皆三耦是也其射宮所在天子大射必先習於澤宮而後
射於射宮則此射義文也其射宮天子則在廟也故司服云
享先公饗射則驚冕司几筵云大朝覲大饗射依前南鄉是

也其服驚冕天子實射則在朝故射人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是也其服皮弁服矣天子燕射則在寢以諸侯燕於小寢天子路寢之朝謂之燕朝者故知天子諸侯燕射在寢故鄉射記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鄭注云謂燕射也其服則玄冕緇衣素裳也諸侯以為朝服燕禮云燕朝服於寢是其諸侯大射不顯畿內畿外之異案儀禮大射云公入鷲射畢而云入謂從郊入國也謂射在郊學也故鄉射記云於郊則間中鄭注云大射於大學儀禮所陳多據畿外諸侯即畿內諸侯或亦然也其服無文故用皮弁以射在學宮學記云皮弁祭菜故也其諸侯賓射若在國則亦在朝與天子同若在國外相會則在竟故鄉射記云於竟則虎中鄭注云謂與鄰國君射也其服亦皮弁服也以聘禮君受聘皮弁故也其卿大夫以下射之所在及所服之衣無明文也此三射之外又有鄉射謂鄉大夫貢賢能之後行鄉射之禮而詢衆庶故鄉大夫職云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是也又有州長射於州序之禮其侯並同賓射之法故鄭注云鄉侯二正又有主皮之射凡主皮之射有二一是卿大夫從君田獵班餘獲而射書傳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鄭注鄉射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二是庶人亦主皮之射故鄭注周禮云庶人無侯張皮而

射之是也又有習武之射故司弓矢云弧弓以授射甲革楯質者是也。天子將祭必先

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

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

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

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紕地是也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

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與音預下皆同紕勅律反朝直遙反令力呈反疏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至是也。正義已音以課口臥反此經又重言者前經明諸侯貢士之制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此經又重言者前經明諸侯貢士之制故賞罰所貢之君此經論人君將祭擇士賞罰其士之身故於此又重言也又前經貢士云容體合禮其節比樂此經直云射中與不中不云容體及射節者文不具也。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者澤是宮名於此宮中射而擇士故謂此宮為澤澤所在無文蓋於寬閑之處近水澤

而為之也非唯祭而擇士餘射亦在其中故書傳論主皮射云嚮之取也於圍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是主皮之射亦近於澤也選士於澤不射侯也但試武而已故司弓矢云澤共射樞質之弓矢鄭司農引此射義之文以釋之是知於澤中射樞質而已又鄭注司弓矢云樹樞以為射正射甲與樞試弓習武也其主皮之射則張皮亦揖讓也有讓削以地有慶益以地者謂諸侯也。注澤宮至削地。正義曰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者以其助祭故知是此等之人前經論貢士與祭故知此經之士含貢士也云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者此解經進爵細地之文以經之上文有讓削以地有慶益以地更摠云進爵細地據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進則爵輕於地故先進爵而後益以地也退則地輕於爵故先削地而後細爵也。故男子生桑弧蓬矢

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

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

也飯食之謂也男子生則設弧於門左三日負之人為之射乃卜食子也。桑弧音胡以桑木

為弓蓬步工反飯扶晚反疏故男至謂也。正義曰此一

食音嗣注同為于偽反生三日射人以桑弧蓬矢者則有為射之志故長大重之桑

弧蓬矢者取其質也所以用六者射天地四方也所以禮射

唯四矢者示事有不用也四矢者象禦四方之亂。故必先

有志於其所有事者言子始生三日用桑弧蓬矢六者欲使

此子先有志意於其所有事之處謂於天地四方也。然後

敢用穀也者三日射罷之後然後敢用穀以食其子也。飯

食之謂也者至射畢用穀猶若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

事畢設飯食故云飯食之謂也諸己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

反求諸己而已矣諸猶於也孔子曰君子無所爭

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也必

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

升降勝者祖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御左手右加弛

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爭爭鬪之爭

下及注有爭皆同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祖音但決古

穴反說吐活反拾音十卻丘逆反又羌略反
弛式氏反又始氏反中丁仲反下文注同
曰此一經明射是仁恩之道唯內求諸已不病害於物既求
諸已恥其不勝乃有爭心矣。揖讓而升下而飲者下猶降
也言將欲射爵之時揖讓而升堂又揖讓而降下而飲此罰
爵既以禮升降其事可慙故也。其爭也君子者言雖君子
因射亦有爭也。注必也至爭中。正義曰此飲射爵者亦
揖讓而升降者此解經揖讓而升下經稱揖讓謂飲射爵時
揖讓非射時揖讓也故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亦者亦
如射時揖讓飲今亦揖讓故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
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
畢北面揖揖而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也大射又云飲射爵
之時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
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
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於
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之時揖讓升降也 孔子

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
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

安能以中 何以言其難也聲謂樂節也書曰正樓皮曰
鵠正之言正也鵠之言楛也楛直也言人正

直乃能中也發或為射。正音征注同
夫音扶肖音笑棲音西楷音角下同 詩云發彼有的

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

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發猶射也的謂所射之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
女爵也辭養讓見養也爾或為有。的丁歷反養如字徐羊
尚反識音式一 疏 孔子至養也。正義曰前經論射求諸
音志女音汝 疏 已乃有爭心故此明射中之難以中為
貴。射者何以射者言為射之人何以能使射中與樂節相
應也。何以聽者言何以能聽此樂節而使射中相合言射
中樂節兩相應會至極難矣。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
其唯賢者乎此論射中與樂節相會為難之事循聲若謂
射者依循樂聲而發矢不失正鵠言其中矣如此者其由賢
者乃能然也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者其由不肖
謂小人也言小人則不能循聲而發又不能持弓矢審固彼
既如此則何以中也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者此小雅

賓之初筵之篇刺幽王之詩陳古之明王大射之禮發矢之時射彼所祈之的祈求也以求祈中辭爾所罰之酒爵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者酒既養老又以養病今射者非病非老故求射中以辭讓此爵者辭讓見養老也不敢當其養禮也。注何以至中也。正義曰何以言其難也云聲謂樂節作何法以爲之者言不可爲也故云言其難也云聲謂樂節也者騶虞九節之屬也云畫曰正則實射也棲皮曰鵠則大射也。注發猶至養也。正義曰云發猶射者解上發彼有的也云的謂所射之識也識猶記識之處即正鵠之中也云辭養讓見養也若已有老病而可受養今已爲射不中而受爵是無功受養不敢當之故讓矣

燕義第四十七

陸曰鄭云名燕義者以記君與臣燕飲之禮上下相報之義也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燕義者以其記君臣燕飲之禮上下相尊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案儀禮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勤勞謂征伐聘問詩曰吉甫燕喜是也臣有王事之勞亦燕之故燕禮記云若有王事是也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

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

別其等正其位

職主也庶子猶諸子也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卒讀皆爲倅諸子副代父

者也戒令致於大子之事教治脩德學道位朝位也。卒依注音倅七對反又蒼忽反副也治直吏反注及下同別彼列反大子音泰後大子學同朝音直遙反 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

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

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

正

國子諸子也軍法百人爲卒五人爲伍弗不也國子屬大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也。合如字徐音閤卒伍子

忽反注同伍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

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

退之

游卒未仕者也學大學也射射官也燕禮有庶

疏

古者至退之。正義曰此一節明諸侯與庶子燕飲之禮從
篇首至末皆明燕飲之義但燕飲之禮有庶子官故方說燕
禮之初先陳庶子之事各隨文解之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
者。此明庶子之義也謂作記之人在於周末追述周初之
事故云古者言周之天子其下立官有庶子之官天子謂之
諸侯庶子職謂之庶子其所職掌諸子庶子同也故此記雖明
諸侯大夫士之庶子之卒者言此官職主諸侯及卿大夫士
衆庶子之副宰於父之事所以官名庶子。掌其戒令者此
等衆子須有戒法政令而庶子官掌之。與其教治者與猶
及也教謂教學治謂治身言非但掌戒令而已及其教治亦
皆掌之。別其等者謂分別其貴賤之等。正其位者正其
朝廷所立之位也此記云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周禮
諸子職則云掌國子之倅唯此為別但諸子職摠謂之國子
此云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者是其適子也謂之庶者庶衆
也以其適子衆多故摠謂之庶子非適子庶弟而稱庶子也
必知適子者以其云倅是副貳於父之言故鄭注諸子職云
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又引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

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是也。注職主至位也。正義
曰云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者案周禮諸子下大夫屬
司馬云卒讀皆為倅者以經云庶子之卒下文云國子存游
卒以卒字非一故云卒皆為倅若旁置人者是副倅之倅若
不置人者則百人為卒之卒故讀卒從倅也云諸子副代父
者也此諸適子皆副代於父與父為倅故稱倅也云戒令致
於大子之事者則下文云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
其事非一故云戒令致於大子之事云位朝位也者此等諸
子雖未為官皆繼父尊卑以為等級故有別其等正其位也
唯所用之者若國有大事之時而進致諸子於大子唯任大
子隨時所用也。合其卒伍置其有司者言若國有甲兵之
事則庶子之官傳授以車甲合會之以卒伍置立之以有司
謂立其主將使統領之用軍旅之法治理之。司馬弗正者
弗不也。正役也。以此等諸子既統屬大子隨大子徵發王家
之事司馬不得征役之也。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者前
經云國有大事謂祭祀或宿衛又云甲兵之事此經別云國
之政事則非大事與甲兵也。是國之尋常小小之政事謂力
役土功胥徒之屬不與干國子唯民庶所為國子存游卒未
仕者之中不干其事也。使之脩德學道者既不與國子之
尋常政事但使之脩行其德學習道藝也。春合諸學者謂

仲春之時合此諸子在於大學。○秋合諸射者謂仲秋之時合其諸子在於射官使之脩德學道或容習射也。○以考其藝而進退之者是庶子之官考其藝之高下而進退其能否能者進之否者退之。○注游卒至為說。○正義曰游卒未仕者也案師氏職云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鄭注云貴游子弟王公之子弟游無官司者則此游卒是游逸以為副俸故云未仕者云學大學也者以大胥云春釋菜合舞文王世子云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初教在東序至合時則在周之大學故云學大學也云射射官也擇士習射之官也又周禮大胥云秋頒學合聲其合聲之時則亦在大學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云春合舞秋合聲是養老在東序也故知大合樂在東序云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為說者案燕禮云主人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又云庶子執燭是燕禮有庶子官也以庶子於燕有事是以燕義於此說庶子職掌故云載此以為說也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

莫敢適之義也

定位者為其始入踞揖而安定也。鄉許亮反適音敵大歷反本亦作敵為于偽反下文為疑同敵本亦作疏。諸侯至義也。正義作疏于六反踏子昔反又積亦反。曰此經說燕禮之初君獨升立於阼階之上明君尊莫敢敵之義也皆引燕禮正義記者以義說之。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者案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君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者案燕禮少進皆北面所以然者定羣臣之位也定位之語是記者之辭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者居主位之語亦記者之辭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者莫敢適言臣下莫敢與君匹敵而為禮亦是記者之言也

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

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設賓主者飲酒致歡也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天子使膳宰為主人公孤也疑自下上至之辭也公卿尊矣復以為賓則尊與君大相近。亢苦浪反使宰夫本

亦作使膳夫上時掌反復扶又反。**疏**設賓至之也。正義大音泰舊他佐反近附近之近。而以大大夫為賓為疑也者公卿朝臣之尊賓又敵主之義若以公卿為賓疑其敵君之義為其嫌疑故所以使大夫為賓明其遠嫌之義也。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賓既至庭君降階一等而揖之是以禮待於賓也。故云禮之禮之亦記者辭也。注設賓至相近。正義曰云天子使膳宰為主人者文王世子文云孤也者此諸侯燕臣子之禮而稱公故知是上公得置孤孤止一人而燕禮云諸公者。鄭注彼云。諸公者容牧有三監也云疑自下上至之辭也。疑擬也。是在下比擬於上故云自下上至之辭也。云尊與君大相近言公卿在朝位與君相近今若使為賓被君所敬則其尊與君大相近。故經云以大夫為賓為其疑故也。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

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首是其竭力也。君答拜之是其報以祿惠也。稽。言聖人制禮因事。徐本作齧音啓以道音導下同。什音十。匱求位反。至義也。正義曰此一經明燕禮臣盡禮於下君答之於上上下下交歡而不相怨明君臣之義也。君舉旅於賓者謂舉旅酬之酒以酬賓。及君所賜爵者特賜臣下之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者謂賓受君之酬及臣受君賜爵皆降自西階再拜稽首以受君恩又升堂更再拜稽首以成拜也。故燕禮云公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

云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至禮殺之後賓下堂是欲拜君則
辭之賓未拜也賓乃升堂再拜稽首鄭注云不言成拜者以
其下堂未拜故也燕禮云公卒解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
稽首鄭注云不言成拜者為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敢輒拜
禮殺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者案燕禮君賜爵之
時再拜稽首示竭盡力盡能立功於國也。君必報之以爵祿
者以燕禮臣拜君皆答之者示君報之。以爵祿也。禮無不
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者以燕禮凡臣之拜君無不答拜
之示為上之道不虛取於下也上必須報之也。上必明正
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者上下必須相報故在上明正教
以教道於民民亦依君訓道。功報上也。然後取其什一
者。前明君臣相報此明君民上下相報君既薄斂於上民
亦什一而稅於下故國家用足而下不匱乏是上和下平親
睦而不相怨恨也。和寧禮之用也者上下和親是和也而
不相怨是安寧也和之與寧。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
禮之用以結成上文也。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

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
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

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

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牲體俎實也薦謂脯醢也羞庶羞也。正義
也。○差初佳反又初宜反醢音海。疏曰此明尊卑上下席
位之所受獻旅酬之差貴賤先後之義。○席小卿次上卿者
案燕禮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隔越於賓席而
云次上卿者以俱南面東上遙相次耳。○大夫次小卿者案
燕禮大夫在小卿之西故燕禮云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
西東上。○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者燕禮於西階上獻士既
受獻者立於阼階下西面北上獻庶子於阼階上既獻立於
阼階下故云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也。○獻君君舉旅行酬
者案燕禮宰夫為主人酌以獻賓賓飲畢酌以獻主人主人
飲畢酌以獻君君飲畢酌以獻主人主人飲畢酌以獻主人
飲卒爵主人又洗觚酬主人先飲卒爵酌以酬賓賓受觚坐
奠于薦東訖小臣請勝爵者二人勝爵阼階下皆北面勝爵
于公勝爵者先自飲畢勝爵者洗象解酌奠于公席之前公
坐取所勝之觶以酬賓賓於時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
升成拜公立卒解賓乃受公虛爵酌之酬大夫于西階上衆

大夫相酬畢奠虛解于筐此是獻君君舉旅行酬也○而后
獻卿卿舉旅行酬者案燕禮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
獻卿畢小臣又請媵爵者公使二人媵爵奠于公前公又行
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以旅于西階上大夫辯而止此是
為卿旅酬也○燕禮直云卿不云小卿大卿之異則小卿大卿
俱同獻也○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者案燕禮主人洗
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辯受獻乃納工獻眾工畢公又舉奠
解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此是獻大夫為大夫而旅酬也
○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者案燕禮說履升堂坐之後主人
獻士于西階上獻士辯又獻旅食實媵觚于公公坐取實所
媵解與唯公所賜乃就席坐行之終於大夫終受者與以酬
士士舉旅于西階上此是獻士為旅酬也○而后獻庶子者
庶子卑不為之舉旅但無算爵之節執爵者酌而旅之○俎
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者公及卿大夫士等牲體薦羞之節
皆有不載無以言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二

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二

禮記注疏卷六十二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二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
六十九

射義第四十六

古者諸侯之射也節

然後射以觀德行也

閩監毛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
按宋本然作乃岳本同考文引古本

同

正謂立行禮似饗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立作
其

所以明長幼之序者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者上有
也字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節

言內志審正則射能中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
引宋板無射字

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二

出自射者而來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自下有此字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節

士以采繁為節

石經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繁作縻岳本同衛氏集說同下同釋文亦作縻

壹發五豝

閩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監毛本犯誤犯釋文出五豝通典七十一作一發五豝亦誤

被之僮僮

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作童童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僮僮云本亦作童童通典作僮僮

其節至德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節

男子生有縣弧之義

閩本同監毛本縣作懸衛氏集說同。按縣正字懸俗字

能窮盡禮

補案禮下當有樂字此本誤脫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節

數有讓而削地

閩監毛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出而削坊本而誤則石經考文提要云宋

削

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而

是故至有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其貢獻之功與計吏俱來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功作物衛氏集說同

故詩曰節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

莫處御于君所具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此二十九字

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也下有者字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節

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石經亦有之字正義云案經下云公

罔裘上云之裘故知之是發聲也是正義本此句無之字

稱猶言也行也

嘉靖本閩監毛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作稱猶言也道猶行也言行也多五字

岳本同盧文弨按云岳云越建本有此五字監與余本皆無案道猶二字當有言行也三字衍文段玉裁云依宋監本則言行也三字贖

使一人俱舉觶誓衆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一作二衛氏集說亦作使二人俱舉觶以

誓衆按二字是

者不問此衆人之中

毛本者不二字作謂字

樂正升堂復位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正作工

君使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

惠棟按宋本作於衛氏集說同閩監本於作于此本

於字闕毛本同

但衆賓射事既了

惠棟按宋本作賓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賓作耦此本空闕

不復斥言其惡於此

惠棟按宋本作於此本於字闕閩監毛本於作故

旄期之老不復能射

惠棟按宋本作復衛氏集說同此本復字空闕閩監毛本復誤是

雖不能射與在賓中

惠棟按宋本作賓衛氏集說同此本賓字闕閩監毛本賓作射

又鄉大夫職云以鄉射之禮

惠棟按宋本作云此本云字闕閩監毛本云作退涉

本文而誤衍也

是配合之外更有奇隻

惠棟按宋本作隻此本隻字闕閩監毛本隻作也

故知之是發聲也即裘爲名矣

惠棟按宋本作也閩監毛本也作而此本空闕

毛本矣字不誤此本矣誤失閩監本同

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者

閩本如此惠棟按宋本同此本惟語下者字空闕監毛本

古者於旅也語者七字並空闕

先王禮樂之道也云者蓋皆老也惠棟按宋本如此此闕監毛本道也云誤義

理也此本空闕

僖九年傳云七十曰耄大畧言之七十八十謂年餘七十也補闕監毛本大畧言之七十八十作又鄭注易大

又毛詩傳云八十曰耄惠棟按宋本作傳是也閩監毛本傳作箋此本空闕

云者不言有閩監本同惠棟按宋本云下有言行也三字

射之為言者繹也節

射之至諸侯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耦升自西階並而東皆當其物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而作行衛氏集說同

各本皆字同山井鼎云宋板皆作階非也

又方制之以為亭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亭作臺山井鼎云周禮司裘注作臺字書作臺宋板近是

卿大夫射一侯三正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三作二

凡賓射之侯謂之正惠棟按宋本作凡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凡賓誤賓賓此本空闕

畿內諸侯賓射惠棟按宋本作畿內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畿內誤設鵠此本空闕

約犬射諸侯既同天子惠棟按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諸侯既同誤禮文之意此本空闕

亦同天子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其卿大夫射惠棟按宋本如此

此衛氏集說同閩監本之侯其卿誤若諸侯用毛本同又三正字並誤作予此本空闕

凡中央之赤

惠棟按宋本作凡閩監毛本凡作其

此外又畫以雲氣

惠棟按宋本如此閩監毛本畫以雲氣誤作有白布若此本空闕

下舌半上舌出躬者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躬誤倍

其糝侯下舌及躬凡有四尺

閩監本同毛本躬誤射

是糝侯下畔去地一丈五寸三分寸之一

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

五寸誤作五尺

天子將祭節

而后射於射宮

閩監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后誤侯

是知於澤中射楛質而已

惠棟按宋本作知此本知誤故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

以是知於澤中射楛質而已今正

故男子生節

故男至謂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猶若事畢設飯食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食下有者字

射求正諸已

閩監毛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坊本無射字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

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有射字

反求諸已而已矣

惠棟按宋本作求反石經同此本求反二字倒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

靖本同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節

畫曰正

閩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同岳本同監毛本畫下衍布字衛氏集說同

循聲若謂射者依循樂聲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若作者

陳古之明王大射之禮閩毛本同監本大誤夫。○惠棟按宋本此節疏後標禮記正義

卷六十九終記云凡十八頁

燕義第四十七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七十

古者周天子之官節

古者至退之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不與干國子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干誤于衛氏集說同下不干其事也同

設賓主節

鄭注彼云諸公者容牧有三監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公字衛氏集

說同。○按依燕禮注當作言諸者

云疑自下上至之辭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也下有者字

云尊與君大相近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近下有也字

君舉旅於賓節

言聖人制禮閩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制誤之

記注疏卷六十二按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六十二

聘義第四十八

陸曰鄭云名聘義者以其記諸侯之國交相聘問重禮輕財之義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聘義者以其記諸侯之國交相聘問之禮重禮輕財之義也此於別錄屬吉事此聘義釋儀禮聘禮之義但儀禮聘禮者謂大聘使卿故經云及竟張旆禮是孤卿所建也聘禮謂侯伯之卿故經云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介凡五人故知侯伯之卿此聘義所釋包五等之卿故此經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皆謂其卿也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

貴賤也

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次行人職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介音界下及注同下戶

嫁

聘禮至賤也○正義曰此篇摠明聘義各顯聘禮之

反

疏經於上以義釋之於下從首至末又明聘所執玉又

因明有諸德之義今各依文解之今此一經以介數不同明

貴賤有異皆謂使卿出聘之介數也○上公七介者若上公

親行則九介其卿降二等故七介侯伯子男以次差之義可知也介紹而傳命君子

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質謂正自相當。傳文專反下同。疏

介紹至至也。正義曰此一節明聘禮之有介傳達賓主之命敬之至極也。三讓而后傳命

三讓而后入廟門二揖而后至階二讓而后

升所以致尊讓也此揖讓主謂賓也三讓而後傳命

人陳擯以大容禮當已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

也三讓而後入廟門讓主人廟受也小行人職曰凡四方之

使者大容則擯小容則受其幣聽其辭。擯必刃反本

又作價下文及注皆同說文云擯或價字使所吏反

三讓至讓也。正義曰上經明設介傳命致敬之義此經明

欲傳命之時先須三讓又傳命之後入廟門及升階揖讓之

節明賓所以尊讓主人。三讓而后傳命者謂賓在大門外

見主人陳擯以大容之禮待己已不敢當三度辭讓主人不

許乃後傳聘君之命。三讓而后入廟門者謂賓既傳命之

後主君延賓而入至廟將欲廟受賓不敢當之故三讓而后

入廟門主君在東賓差退在西相嚮三讓乃入廟門也。三

揖而后至階者初入廟門一揖也當命北面又揖二揖也當

碑又揖三揖也。三讓而后升者謂主君揖賓至階主君讓

賓升賓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乃先升賓乃升也。所以致

尊讓也言如此者是賓致其尊敬讓主人之心也。注此揖

至其辭。正義曰知此揖讓主謂賓者以三讓而后傳命及

三讓而后入廟門皆賓先讓也三揖至階三讓而后升雖主

人為首皆賓讓而後至於主人若賓不讓則不至於三揖

讓之事皆賓為主故云此揖讓主謂賓也云三讓而後傳命

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者鄭解三讓而後傳命之節正當

而請事此云廟門主人請事之時案聘禮賓至大門主人陳介

日讓事異曰辭此主人以大容禮賓賓不敢當大容之禮乃

記禮卷之十三

相傳直賓及上擯相對而語交擯與旅擯雖別摠而言之皆是傳命故注聘禮引此介紹而傳命謂時交擯而傳命也今此聘義介紹傳命論相聘也及三讓而后傳命皆聘之旅擯亦是傳命也熊氏皇氏皆以此介紹傳命為朝之交擯今此聘義不釋朝乃於聘義之中而記朝之傳命理為不可又鄭此注傳其聘君之命其義分明熊氏皇氏之說未盡善也云三讓而後入廟門者案聘禮入廟門之時無三讓之文不備也云讓主人廟受也者解入廟門三讓之意主人於廟受賓之禮言賓不敢當其廟受故云讓主人之廟受也引小行人職者證大客來主人有擯迎之法

君使士
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賜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

也賓致命公當楣再拜。聘君之恩惠辱命來聘者也。疏君○竟音境勞力報反拜況本亦作貺音同楣音眉。使至敬也。正義曰前經明賓致尊讓於主君故此經明主君尊敬聘客所以致敬於彼君之命也。君使士迎於竟謂主君使士迎客於竟故聘禮賓及竟張旆君使士請事遂以入是也。大夫郊勞。聘禮云賓至於近郊君使下大夫請行

君又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此大夫郊勞者即卿也。○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案聘禮賓入門左公再拜是君拜迎於大門之內聘禮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納賓賓入門左賓升西楹西東面是廟受也北面拜賜者君於阼階之上北面再拜拜聘君之貺貺謂惠賜也聘禮云公當楣再拜是也。○拜君命之辱者釋此北面拜賜之義也言主君所以北面拜賜者拜聘君之命來屈辱也。○所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致敬也言主君致敬於聘君

敬讓也者君子之所
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君子之相接賓疏敬讓至侵陵。正義曰此一經摠結上讓而主人敬也。疏賓致尊讓於主君主君又致敬於聘君故賓主交相敬讓者是君子所以相接也敬讓則不相侵陵者以主人致敬賓致讓同心以禮相接故不相侵陵

卿
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致饗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設大禮則賓客之也或不親而使臣則為君臣也。覲大歷反

見也雍字又作養音同餼許既反還音旋下及注同璋音
章賄呼罪反字林音悔享許兩反本又作饗食音嗣下同疏
卿為至義也。正義曰主國之卿為上擯接迎於賓。大夫
為承擯者承副上擯也。士為紹擯者紹繼也謂繼續承擯
案聘禮注其位相承繼又聘禮注云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
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其待聘客及朝賓
其擯數皆然故大行人云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
人謂迎朝賓也若擯者五人則士為紹擯者三人若擯者四
人則士為紹擯者二人若擯者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君
親禮賓者謂行聘已訖君親執禮以禮賓故聘禮賓行聘訖
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入公側受禮賓受禮公拜送禮
是也。實私面私覲者私面謂私以己禮面見主國之卿大
夫也私覲者私以己禮覲主國之君以其非公聘正禮故謂
之私案聘禮私而在後此先云私面者記者便文無義例也
面亦見也以其於臣禮質故以面言之故聘禮注云面亦見
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此於臣謂之面而司儀云諸公之臣
相為國容私面私獻注云私面私覲也又以私面為私覲者
以司儀之文但云私面私獻不云私覲故以私面為私覲也
昭六年左傳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乘馬八匹私面於君
而稱面者因行過鄭而面鄭伯非正禮故雖君亦稱面也。

致養餼者謂行聘之日主君使卿致養餼之禮於賓館案聘
禮君使卿韋弁歸養餼五牢注云牲殺曰養生曰餼又曰餼
一牢鼎九設於西階前腥二牢鼎二七設于階前餼二牢
陳于門西北面東上是也案聘禮餼既為主而左傳僖三十
三年云餼牽竭矣服虔云死曰餼者以餼與牽相對牽既為
牲牢養餼相對以牲牢既為生養又為熟故以餼為腥也。
還圭璋者謂實將去時君使卿就賓館還其所聘之圭璋故
聘禮云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是也賄贈者因其還玉之時
主人之卿并以賄而往還玉既畢以賄贈之故聘禮還圭璋
畢大夫賄用束紉是也。饗食燕者謂主君設大禮以饗賓
設食禮以食賓皆在朝也。又設燕以燕之燕在寢也故聘禮
云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羞。燕無常數是也所以明賓客
主人敬賓或賓答主人或君親接賓或使臣致之是顯明賓
客君臣之義也。注設大至臣也。正義曰鄭解賓客君臣
之義也設大禮謂饗食之屬則以賓客禮待之使人延賓於
館則主君親待之是賓客其使人也云或不親而使臣則為
君臣也者謂主君或不親饗則使人致禮於賓若致養餼致
饗致食及還圭贈賄之屬皆主君不親使臣致禮於客客是

臣故使臣獻之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

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

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

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

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

○此必履反使色吏反媿本又作媿音同讓外不相侵陵是自為正之具○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者謂天子立制使諸侯相於比年使大夫小聘三歲使卿大聘○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謂來聘使者行聘之時禮有錯誤則主國之君不親自饗食以接賓所以使賓恥愧自勉勸厲○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者謂天子制此禮使諸侯自相親是存養諸侯無兵革之患○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正謂國無患難國家得正由其外親諸侯所以如此是自為正之具也○注比年至聘也○正義曰案

大行人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案聘禮記云小聘曰問故知此比年小聘是歲相問也大行人又云殷相聘也殷中也謂三年之時中而無事故稱殷也案昭元年左氏傳云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服虔注云自襄二十一年叔老聘於齊至今積二十年故脩盛聘之禮鄭引之以解大行人殷相聘也鄭以殷為中惟取殷聘之文以解殷相聘之義正取殷文是同其年數則異故以此三年之聘為殷聘也此經所云謂諸侯自相聘也而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此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與此不同者此經諸侯相聘是周公制禮之正法王制所云謂文襄之法故不同也

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

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圭璋

也尊圭璋之類也用之還之皆為重禮禮必親之不可以已之有通復之也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為輕財者財可通復重賄反幣是也○皆疏以圭至讓矣○正義曰此一經明為于偽反璋才工反璋聘重禮也者玉以比德故以圭璋而聘貴重之意○以圭璋聘重禮也者玉以比德故以圭璋而聘貴重其禮也言此禮可貴與玉相似○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

重禮之義也。謂既聘之後，賓將歸時，致此圭璋，付與聘使而還。其聘君也。凡行聘禮之後，享君用璧，享夫人用琮。圭璋玉之質，惟玉而已。璧琮則重其華美，加於束帛。聘使既了，還以圭璋之玉，重其禮。故還之留其璧琮之財，是輕其財，故留之重者，難可報覆。故用本物還之，輕者易可酬償。故更以他物贈之。此是輕財重禮之義也。○則民作讓矣。言諸侯既能相厲以輕財重禮之義，君既行之於上，人則效之於下。故民皆作其廉讓矣。○注圭璋至是也。○正義曰：云圭璋者，以器言之，謂之圭執以行禮，謂之瑞。瑞信也。謂與人為尊卑之信，驗也。云尊圭璋之類，用之還之，皆為重禮者。言尊敬此璋，同於圭則璋是圭之等類，用之以聘聘訖，又還皆為尊敬此禮。以圭璋所以行禮，故重之也。云禮必親之，不可以已之。有遙復之也者，言行禮之義，必親自為之。若已親往彼國，則可以已國之有寶玉，遙復他國所來圭璋，故還歸之也。故云不可以已之。有遙復之也。復償也。云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為輕財者，案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享獻也。謂享獻之幣，主人受而不還，是謂輕財也。云財可遙復者，解受璧琮之意。璧琮是財，輕可得以已物遙而復償於彼國。賁來者，已得受之。但聘禮圭璋與璧琮相對，故圭璋為聘，璧琮為享。若諸侯

之朝天子圭璋與璧琮皆為享也。皆為財，故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天子用圭，享后用璋。則雖圭璋亦受之不歸也。云重賄反幣是也者，案聘禮云：無行則重賄反幣。注云：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主國待

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

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

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

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厚禮厚此聘禮也。○積子賜反，芻初俱反。倍步罪反。乘繩證。

反一食一又。疏主國至禮也。○正義曰：此一經明待賓之

作壹食音嗣。厚所以尊重聘禮之義。主國待客出入三

積者，此謂上公之臣，故出入三積。若侯伯以下之臣，則不致

積也。故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注云：侯伯之臣

不致積。知者謂聘禮是侯伯之臣，故文無致積也。此出入三

積者，謂入三積出亦三積。故司儀云：遂行如入之積，是去之

積如來時積也。○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者，案聘禮致

客有饗有餼，今直云餼客者，略言之於舍，謂於賓館也。五牢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之具謂飪一牢在賓館西階也腥二牢在賓館東階也餼二
牢在賓館門外之西是皆陳於內也米三十車設於門東陳禾三
薪倍禾皆陳於外者案聘禮米三十車設於門東陳禾三
十車設於門西陳薪芻倍禾也鄭注薪從米芻從禾○乘
禽日五雙者謂乘行羣匹之禽鴈鶩之屬聘鄉則每日致五
雙也羣介皆有餼牢者鄭注掌客云爵卿也則餼二牢餼餼
五牢爵大夫也則餼大牢餼餼三牢爵士也則餼少牢餼餼
大牢也○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者此謂聘卿也一爲之
設食再爲之設饗其歡燕與當時之賜無常數也○所以厚
重禮也言備設待賓之物所以豐厚尊重行聘之禮其天子
待諸侯之禮及諸侯相待之法賓主玉帛之節饗餼餼積之
差米禾薪芻多少饗食牲牢降殺皆文具掌客義見聘禮可
以尋文取實故於
此略而不言也
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
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
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
而諸侯務焉爾
爾不能均如此言無則從其實也言疏
盡之於禮欲令富者不得過也

古之至焉爾○正義曰此一經明聘禮用財之厚務行禮讓
則君臣內外不相侵陵所以諸侯務焉○古之用財不能均
如此者言古之費用其財不能悉皆均平常能如此之厚言
厚則從其豐無則從其實○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
於禮也者言古之用財既極於禮言以禮則止雖有富者不得
過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者言若能
豐厚用財在於禮謂以禮自制不得過則於國內上下和睦
君臣不相陵也謂四鄰歸懷外不相侵也○故天子制之諸
侯務焉爾者言行禮使君臣內外不相侵陵故天子制此聘
禮而諸侯務而行焉○注不能至過也○正義曰言無則從
其實也者言國若豐厚則盡其財以行禮國若乏無則從其
當時之實猶如國新殺禮凶荒殺禮計財而行禮故云從其
實云欲令富者不得過也者謂豐財以行禮盡禮而用財雖
有其財唯盡極於禮不可禮外更多用其財使貧
爾及禮富者不得奢此上下得宜內外無怨也
聘射之
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
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

行禮也

禮成禮畢也或曰行成。幾徐音畿又音基行成下孟反

酒清人渴而不

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

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

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

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

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

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

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

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

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

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

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

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

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

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勝克敵也或爲陳。渴苦葛反乾音干莫

音暮齊側皆反解佳賈反惰徒臥反長丁丈反有

疏聘射

行有行並下孟反下有行同治直吏反陳直斬反

也。正義曰以前經說聘禮既畢此一節又申明行聘之時

禮儀既大日晚始罷故記者引唯勇敢之人能成禮事故於

此明之此是聘義兼云射者以強有餘力之士非但聘而行

禮又能射爲武事故此摠明之也。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者

言此聘之與射至極繁大之禮非如寇昏之屬暫時即畢。非

日幾中而后禮成者幾近也日近在於中而後禮成畢。非

強有力者弗能成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言非強有德

力而行禮則禮事不成也。酒清人渴不敢飲也者此謂射

禮也言欲射之時先行燕禮唯以禮獻酬不敢恣意醉飽但
行禮而已非謂全不得飲之聘禮行聘之時但酌醴禮賓無
酒肴之事故知此唯據射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者亦言
不敢全食而令飽也○日暮人倦齊莊正齊者謂日暮晚人
斯懈倦猶齊莊而自整齊也○而不敢懈惰以成禮節者所
以日莫猶自整齊者以不敢懈倦成就禮之節制此亦謂射
禮也故此以下即云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皆謂射
也前文云日幾中而後禮成聘射摠陳特謂聘也故日幾中
而成禮成此云日莫者謂射禮也酒清肴乾特據於射故日莫
而成禮節也○以正君臣者謂射前燕禮謂君在降賓升
成拜稽首之屬及受君賜再拜稽首之等是以正君臣也○
以親父子以和長幼者此謂鄉射之前行鄉飲酒之禮有齒
於父族之事故云以親父子以和長幼但此節摠結聘射則
前篇射義在其中也故射義云諸侯之射必先燕禮鄉大
夫士之射必先鄉飲之禮故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
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此經摠結之也故酒清肴
乾之屬燕禮與鄉飲酒禮初行之時事同於饗皆有此也至
說屨升坐之後乃盡歡飲食也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
者言以上之事凡衆人所難行君子之人特能行之○故謂
之有行者以君子有能行故謂此君子為有行之士身既有

行則事得宜故云有行之謂有義則臨敵果斷故云有
義之謂勇敢此摠覆說聘之與射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勇
敢明射之所須強有力明聘之所須故前文論聘止稱強有
力者此經論射則云勇敢故知然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
義者無事謂兵革休息故用之於聘射之禮義○天下有事
則用之於戰勝者有事謂軍旅數起故用之於戰鬪必得勝
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
謂之亂人者戰勝謂公義而戰勝則前經戰勝是謂以戰而
勝也此云用之於爭鬪者謂私爭忿鬪與前經
不同也故云不用之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
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玉

之寡而珉之多與
珉石似玉或作玨也○珉武中反
字亦作璠似玉之石為于偽反下

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之也玉

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
潤而澤仁也
色柔溫潤似仁也潤
或為濡○濡音儒 縝密以栗知也

縝緻也。栗堅貌。縝音軫。一音真。知音智。致直置。反本亦作緻。廉而不劓。義也。劓傷者不荷傷人也。劓音九衛。反。垂之如隊。禮也。禮尚字林云。利傷也。又音已芮。反。謙卑。

反又音遂。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訕然樂也。樂作則有聲。止則無也。越猶揚也。訕絕止貌也。樂記曰。樂止如槩木。叩音口。訕其勿反。槩木苦老反。亦作槁。瑕。

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玉之性善惡不相揜。似忠也。

瑜。瑕音遐。揜音掩。孚尹旁達信也。孚讀為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

色也。采色旁達。不有隱翳。似信也。孚或作笱。或為扶。孚依注音浮。尹依注音筍。又作筠。于貧反。笱於計反。笱音孚。徐方。

附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精神亦謂精氣。

也。虹天氣也。山川地所以通氣也。虹音紅。見賢遍反。圭璋特達德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璧

不有須而成也。朝直遙反。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道者人無不由之。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言我也。貴玉者。疏。子貢至之也。正義曰。以聘用

之篇也。為玉之寡而磬之多。與者子貢之意。所以貴玉者。豈不為玉之寡。言貴玉由其有德。非為少故貴之。與疑辭也。孔

子曰。至玉焉。言貴玉。由其有德。非為少故貴之。謂昔者君子之人。於玉。以比道德。所以貴玉者。為其有德。君子之人。比

德。堪敬重。如玉。故貴之。有德。即下云。溫潤而澤。仁等是也。溫潤而澤。仁也。者。言玉色溫。和柔潤。而光澤。仁者。亦溫。和潤

澤。故云。仁也。者。言玉色溫。和柔潤。而光澤。仁者。亦溫。和潤。密緻而堅。剛。人有智者。性亦密緻。堅剛。故云。知也。廉而不

劓。義也。廉。稜也。劓。傷也。言玉體雖有廉稜。而不傷割於物。人

有義者。亦能斷割。而不傷物。故云。義也。垂之如隊。禮也。言

玉體重之。而下墜。人有禮者。亦謙恭而卑。下故言。禮也。叩

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訕然樂也。者。越揚也。訕。謂止絕也。言

玉體以物叩擊。其聲清冷。發越。以長遠。而聞其擊之。終音聲

則訕然。而止。不如鐘聲。擊罷。猶有餘音也。其為樂之法。初作

聲。而發揚。樂罷。則止。如槁木。言玉體亦然。故云。樂也。瑕不

揜瑜瑜。不揜瑕。忠也。瑕。謂玉之病處。瑜。謂玉中美處。言玉之

記疏卷六十三

十

病處不揜映美處玉之美處不揜映病處皆以忠實見外如
人之忠者亦以忠心見外故云忠也。孚尹旁達信也。孚浮
也。浮者在外之名。尹讀如筠。筠者若竹。箭之筠。筠亦潤色在
外者。旁者四面之謂也。達者通顯之名也。信者內不欺隱者
也。玉采色彰達著見於外。無隱掩如人有信者。亦著見於外
故云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白虹謂天之白氣。言玉之白氣
似天。白氣故云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精神謂玉之精
氣。徹見於山川謂玉在山川之中。精氣徹見於外地。氣含藏
於內。亦微見於外。與地同故云地也。○圭璋特達德也。行聘
之時。唯執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言人之有德。亦無事不
通。不須假他物而成。言圭璋之特。同人之有德。故云德也。○
天下無不貴之玉者。亦天下貴之與。道相相似。故云道也。○詩云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詩秦風小戎之篇。美秦襄公之詩也。
言襄公出兵征伐。西戎婦人思念其夫。言我念此君子。顏色
溫然。如玉引之者。證玉以比德之事。言貴玉者。以其似君子
故云君子貴之也。○注。磻石似玉。○正義曰。案呂諤字林云。
磻美石。以其石之美者。故云似玉也。○注。栗堅貌。○正義曰。
案詩大雅云。實穎實栗。栗是禾之堅熟。故云栗堅貌也。○注。
樂記曰。止如橐木。○正義曰。引之者。證樂聲之止。似擊枯橐

之木無餘聲也。言玉擊止之時。其聲即絕。與樂相似也。○注。
瑕玉至忠也。○正義曰。瑕玉之病也。呂諤字林云。瑕玉小赤。
而云病者。以瑕與疵。疵義同。故云玉之病也。云瑜其中間美
者。案字林云。瑜美玉。是瑕之中間美善者。○注。孚讀至信也。
正義曰。案字林云。琇玉。琇玉別名。玉旁孚也。此讀為浮者。取浮見
於外。非字林琇玉之名也。○注。有德者無所不通。達不有須而
成也。○正義曰。德者得也。萬物皆得。故無所不通。達不有須而
待。外物而自成也。以聘享之禮。有圭璋璧琮。琮則有束帛。
加之。乃得達。圭璋則不用束帛。故云特達。然璧琮亦玉。所以
琮則加於他物。圭璋得特達者。但玉既比德於禮。重處則特
達於禮。輕處則加物。以玉可重
可輕。美其重處。言之故云特達。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喪疏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喪服。四制者。以其記喪服之制
禮。疏之制。取於仁義禮知也。此於別錄舊說。屬喪服。鄭云
舊說案別錄。無喪服四制之文。唯舊說稱此。喪服四制者。但
服然以上諸篇。皆記儀禮當篇之義。故每篇言義也。此則記者別
記喪服之四制。非記儀禮喪服之篇。故不云喪服之義也。○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

言體也故謂之禮言本有法則而生也口疏凡禮至生也毀曰訾訾徐音紫毀也一音才斯反。疏正義曰此一篇摠論喪之大體有四種之制初明恩制次明理制次明節制次明權制既明四制事畢又明三年喪自古而行之故引高宗之事又明斬衰以下節制之差別成仁義之事各隨文解之。體天地者言禮之大綱之體體於天地之間所生之物言所生之物皆禮以體定之。法四時者則下文云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是也。則陰陽者下文云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是也。順人情者下文云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是也。故謂之禮者以其無物不體故謂之為禮故注云禮之言體也。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者言若訾毀不信禮之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如此之人是不識知禮之所由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生也言不知禮之有法則也

相于取之陰陽也

吉禮凶禮異道謂衣服容貌及器物也

喪有四制

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

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

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取之四時謂其數也取之人情謂其

制也。知音智下同疏夫禮至具矣。正義曰此一節覆說前文禮者天地包此四時陰陽人情無物不摠故不覆說體天地之事。吉凶異道者言吉凶各異其道及衣服容貌器物不同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者言門內主恩若於門外則變而行義尊卑有定制變而有恆以節為限或有事故不能備禮則變而行權是皆變而從宜取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量事權宜非知不可故云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者此摠結四制之義仁屬東方義屬西方禮屬南方知屬北方四時並備是人道具矣五常五行四時無信者知中兼之故北方水為知又為信是取法四時故不并數信也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服莫重斬衰也。為于偽反下及注同衰七回反注及下同

疏其恩至者也。正義曰此一經

明四制之中恩制也以父最恩深故特舉父而

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

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

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資猶操也貴貴謂為大夫君也尊尊謂為天子諸侯也。治直

吏反下同揜於檢反斷丁亂反操七刀反皇云特也疏門內至者也。正義曰此言制也門內之治恩揜義者以門內之親恩情既多揜藏公義言得行私恩不行公義若公羊傳云有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是也。門外之治義斷恩者門外謂朝廷之間既仕公朝當以公義斷絕私恩若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者言操持事父之道以事於君則敬君之禮與父同。貴貴者貴謂大夫之臣事

大夫為君者也大夫始入尊境則是貴也此臣盡敬此君故

云貴貴也。尊尊者尊謂天子諸侯之臣事天子諸侯為

尊者也天子諸侯同為南面則是尊也此臣極敬此君故曰

尊尊也。義之大者也以義斷恩內外如一雖復大夫與王

侯有異而其臣敬不殊故並云義之大者也。故為三日

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言亦謂亦同於父也

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

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

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

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

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

衰期者見無二尊也

食食粥也沐謂將虞祭時也補培猶治也鼓素琴始存樂也三

年不為樂樂必崩。期音基下同苴七餘反墳扶云反培步同反徐扶來反為于偽反下注為君同齊音咨見賢遍反粥

之六疏也。三日至尊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四制之中，節制反。○疏也。○莛衰不補者，言莛麻之衰，雖破不補。○墳墓不培者，培益也。一成上陵之後，不培益其土。○祥之日，鼓素琴者，大祥之日，得鼓素琴。○告民有終也者，言所以爲此上事，告教其民，使衰有終極也。○以節制者也，以情實未已，仍以禮節爲限制，抑其情也。自此以上，皆節制之事。從此以下，更申明節制欲尊歸其一，故更明無二尊之理。○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者，言操持事父之道，以事於母而恩愛同。恩愛雖同而服乃有異，以不敢二尊故也。故以天無二日及家無二尊之等，明皆歸於尊一。以治理之也。天無二日至二尊也。此摠結無二尊之理也。○注：食食粥至必崩。○正義曰：沐謂將虞祭時也。士虞記曰：沐而不櫛，故知沐謂將虞祭時。虞後有事得沐浴也。故雜記云：非虞附練，祥無沐浴。云：鼓素琴始存樂也。於此祥日而鼓素琴，始存省此樂縣而作樂在既禫之後。○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

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秃者不髻，偃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五日授杖，謂爲君喪也。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男子免而婦人髻，或爲免。○擔是艷反，又食艷反，又餘塹反。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一本作扶，而後起扶，或作杖，非。垢音苟，秃吐木反，髻側瓜反，偃紆主反。○疏：杖者至者也。○正制之中，權制也。○杖者何也？爵也。者，權制之中，所以先明杖者，以下有不應杖而杖，又有應杖而不杖，皆是權宜故先舉。正杖於上，言爵也。者，杖之所設，本爲扶病而以爵者有德，其恩必深，其病必重，故杖爲爵者而設。故云：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者，上云杖者，爵也。遂歷敘其有爵之人，故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者，解無爵而亦杖，故記者稱或曰：擔主喪服傳云：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鄭注云：擔假也，尊其爲

主假之以杖。或曰輔病者喪服傳云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謂庶子以下雖非適子皆杖為其輔病故也。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婦人謂未成人之婦人童子謂幼少之男子。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杖而起者此謂王侯也。喪具觸事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得行故許子病深雖有扶病之杖亦不能起故又須人扶乃起也。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者此謂大夫士既無百官百物須已言而後喪事乃行故不許極病所以杖而起不用扶也。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者此謂庶人也。卑無人可使但身自執事不可許病故有杖不得用但使面有塵垢之容而已也。子於父母貴賤情同而病不得一故為權制。禿者不髮髮者是婦人之大紛重喪辨麻繞髮禿者無髮故不髮也。女禿不髮故男子禿亦不髮也。○偃者不袒袒者露膊偃者可憎故不露也。跛者不踊踊是跳躍跛人脚蹇故不跳躍也。○老病不止酒肉者孝子悲哀非病所許故酒肉養之。○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此記者結前權數也。夫喪禮宜備今有此八條不可以強逼故聖人權宜制也。所謂八者謂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五也。偃者六也。跛者七也。老

病者八也。庚蔚云父存為母一也不數杖與不杖之利。皇氏能氏並取以為說。今案經文為母期乃屬前經於期下。摠注三日而食三月而沐之事是為母期之文。乃在節制之中。不得下屬此經。權制之例又此經權制之科。其載杖與不杖之條。便是杖文。虛設庚氏之說。恐未為善聽賢者擇焉。○注杖條。便是杖文。虛設庚氏之說。恐未為善聽賢者擇焉。○注五日。至人髮。○正義曰。云五日。授杖。謂為君喪也。者案喪大記。大夫與士之喪。皆云三日。授子杖。同主為其親也。今云五日。七日。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故知為君也。二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絕聲也不解不解衣而居不倦怠也。○解佳買。此喪之所以三年。反期音基之殺色戒反解衣古買反。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鶉之鶉。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肖音笑。

諒闇依注諒讀為梁鶴鳥南反下同徐又並如字案徐後音是依杜預義鄭謂卒哭之後翦屏柱楣故曰諒闇闇即廬也孔安國諒為諒陰諒信也陰默也楣音眉鶉音淳柱知主反。王者莫不行此禮何

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言不文者謂喪事辨不所當共也孝經說曰言不文者指士民也。衰色追反復扶又反下文同文如字徐音問辨本又作辯同皮竟反共音恭。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

不議總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此謂與賓客也唯而不對侑者為之

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

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始死至而祥。正

前經四制之中節制之事以禮之大體喪之三年為限節制事故重明之。○三日不怠者謂哭不休怠。○三月不解者謂不解衣而居。○期悲哀者謂期之間朝夕恆哭。○三年憂者謂不復朝夕哭但憂戚而已。○恩之殺也者自初以降是恩漸減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者言聖人因其孝子情有減殺制為限節此喪之中庸也者庸常也言三年之喪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是喪之中平常行之節也。○故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引書者明古來王者皆三年喪諒闇曰梁闇讀曰鶴謂廬也謂既虞之後施梁而柱楣故云諒闇之中三年不言政事善之者言是古人載之於書美善之故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記者自設問古人獨善之意曰高宗者武丁者記者還自

也記者自設問古人獨善之意曰高宗者武丁者記者還自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三

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三

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三

江西南昌府學棊

禮記注疏卷六十三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聘義第四十八

三讓而后傳命節

上經明設介傳命致敬之義

閩監本同毛本設誤說

入廟門及升階揖讓之節

閩監本同毛本及誤皆

賓差退在西相嚮三讓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嚮誤下

當階北面又揖二揖也

閩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本北誤比

若賓不讓則不至於三

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三誤主

案聘禮賓至大門主人陳介而請事

閩監毛本同盧文弼按云介當作摯

案司儀職兩君相見則交摯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職下有注字

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閩監本同毛本面作而

直賓及上擯相對而語閩監本同毛本擯誤賓

君使士迎于竟節

北面拜貺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拜況云本亦作貺○按說文有況無貺

公當楣再拜聘君之恩惠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再拜下又有拜字考文引古本同案正義拜字當重

大夫郊勞○聘禮云閩本同監本○闕毛本○作者

北面再拜拜聘君之貺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拜拜誤升拜

卿爲上擯節

致饗餼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雍云字又作饗

賄贈饗食燕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石經饗字空闕釋文出亭云本又作饗

主國之卿爲上擯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國之二字倒

公側受醴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受作授○按聘禮作受鄭注云將以飲賓考文非也

燕與羞淑獻無常數是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淑作倣衛氏集說同○按聘禮正作倣即記云禽羞倣獻是也鄭彼注云古文倣作淑

故天子制諸侯節

所以愧厲之也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以媿云本又作愧

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也下有者字

案昭元年左氏傳云孟僖子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元作九此本誤

以圭璋聘節

重者難可報覆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重者難以報復

主國待客節

注云侯伯之臣不致積知者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知誤也。按知是衍

文鄭注周禮但作不致積

所以厚重禮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也下有者字

聘射之禮節

日莫人倦各本同石經同毛本莫誤莫

將以行禮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也下有者字

子貢問於孔子曰節

緝繳也

各本同釋文出致云本亦作繳。按致繳古今字

垂之如隊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如隊石經隊作墜。按說文有隊無墜

不有隱翳

閩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有誤相

廉而不虧義也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也下有者字下如隊禮也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

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並同

其擊之終音聲則訕然而止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音作竟衛氏集說同

所以琮則加於他物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琮上有璧字此本誤脫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三日而食節

故更明無二尊之理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尊誤事

禮記疏卷之三 三
云鼓素琴始存樂也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始誤好

杖者何也節

或曰擔主

閩監毛本作擔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同此本擔誤擔○按依說文當作儋从人詹聲擔假借字擔俗字

又使備禮必致滅性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必誤不考文引宋板不作為

不數杖與不杖之利

惠棟按宋本利作利此本科誤利閩本科字闕監毛本科作例下又此經權制之科同

始死三日不怠節

故王者之所常行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故字

比終茲三節者節

皆可得而察焉

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皆可誤可以

若孝子有知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若字

強者可以觀其志焉若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若作者是也

有志可見其強

閩本同監毛本志誤知惠棟按宋本亦作志見作觀是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三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七十終宋監本禮記卷第二

十終經五千三百三十二字注二千九百八十一字凡二十萬一千九百九十二字經九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字注一十萬四千二百三十三字

禮記注疏卷六十三按勘記

禮記注疏

卷六十三

